光海君日記

苐九十五之百一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48780

昭和8. 9. 5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乙卯

光海君日記卷第九十五

九月朔甲戌○乙亥生員李慶林等上疏請快施乾斷顯戮兇逆亟正館儒惕逐多士營護賊臣之罪答曰省疏具悉○進士李從龍上疏請治護逆之黨以翦羽翼嚴鞫大逆之魁亟正常刑答曰疏辭具悉○館學儒生許從善等上疏請命蘓鳴國面質景禧以覈謀逆之罪而正其常刑又拿致李顯門等嚴鞫廢 大妃失人心救 大妃得人心之說亦正其常刑○生員李顯門上疏請亟正兇賊之罪又治館儒護逆之罪時柳朴之黨目景禧之獄欲攻爾瞻等儒生李顯門許國等詣 國學欲上討逆之疏而爾瞻之徒方聚泮中阻排不納且曰汝等乃是三疏餘孽安得討逆乎三疏指洪茂績金孝誠鄭澤雷等也顯門遽對曰汝等欲廢 大妃使主上失人心吾輩欲救 大妃使主上得人心三疏有何不可蓋鳴國獄辭中有云大北欲廢 大妃使主上失人心然後行其兇謀云故顯門等以此為言爾瞻之黨遂摘其語上疏言顯門等做出廢 大妃之言顯門亦上疏自辨○丙子以林健為掌令韓纉男為大司諫李偉卿為持平洪慶臣為江陵府使鄭廣成為兵曹參議○丁丑罪人申景禧物故○幼學申

尚澗等上䟽請治禁府曲庇逆類而次鞫李顥門許國等廢　大妃
失人心救　大妃得人心之説依律定罪○傳曰近日慶運宮内外
譏察等事日漸解弛兵曹實堂上及臺諫頻往糾檢○兩司大司憲
李覺執義朴楗掌令尹詡林健持平韓詠李偉卿大司諫韓纘男司
諫鄭造獻納任性之正言韓　玉黄中允合啓曰近来義理晦塞倫紀
斁絶人心極惡士習不正間有假托儒名兇逆為心者以搆陷君父
為能事以曲庇私黨為得計鑿空做虛鼓動邪説惑亂群聽驚駭人
心如洪茂績鄭澤雷金孝誠趙溭等雄唱雌和前後投䟽以不忍聞
之説詬辱君上罔有紀極兇辭悖語雖有彼此簧鼓之不一而其無
君不道之罪則少無差等孰為重也而獨竄遐裔孰為輕也而只加
削錮偃息在家有若無罪者然失刑至此奸賊無懲去草留根兇徒
寔繁李顥門許國等皆以鄭澤雷兇䟽同參人承其指嗾悖逆之言
至發於首善多士之會其言曰廢　大妃失人心聖上之誠孝出天
其於奉　大妃少無欠缺而謂之廢者何所據而言也謂之失人心
者亦何指而發也又曰救　大妃得人心　大妃有何可救之事而
得人心終欲何為聞之髮竪言之氣塞其言兇慘其心叵測豈下於

李昌禄乎含氣血戴一天者義不可與此賊俱生請洪茂績鄭澤雷
金孝誠絶島定配李顯門許國等拿鞫按律定罪 王從之遂與沈
憬等同鞫○戊寅濟州安置罪人德龍死於中路○慶尚監司狀啓
請革罷李昌禄所居星州牧合屬高靈○己卯傳曰歆福時侍宴官
離次俯伏之節太煩令禮官議大臣講定奉慈殿洞口狹窄神輦詣
宗廟時侍臣出洞口外大路上馬○濟州安置罪人彦春死於中路
○竄金孝誠于珍島鄭澤雷于南海洪茂績于巨濟○答李尚毅疏
曰省疏具悉人心不測肆爲兇言此實國家之不幸卿可安心勿辭
賊格以尚毅爲大將故上疏自辨○以趙存世爲分摠管吳翊爲承
旨柳寅吉爲大司成趙希輔爲分承旨○庚辰中使宣傳官鳳山縣
文書搜来縣監尹珙拿囚中景禧臨訊上言曾聞白翎僉使尹璛鳳
山郡守尹珙與其族卞悰元卞忠元等謀爲大逆欲令璛藏兵海船
来泊西江許頊亭下挾出 大妃懷抱仁城幼子潛歸島中立之則
黃慎南以恭等方謫海西可辨一朝廷云臣以此言傳於李爾瞻欲
嚴加防備此皆臣爲國効忠之事因此又起一獄 王召問爾瞻爾
瞻對以不聞然逮捕四出獄事甚漫景禧在刑訊中凡五上逆變冀

以緩死皆不遂而竟斃於杖下尹趌楊時晉亦被訊而死卒無承服者嗚國得係放趌姦細險毒以附婚中氏故得締交爾瞻專以搆害善良自任景禧得趌為爪牙益鴟張及其刑死人不以冤景禧受杖每大呼曰臣是討逆者也大北人雖奴隷無一人為逆賊者豈臣為逆乎 王問曰大北人為奴隷者誰耶景禧不能對○辛巳太白晝見○繕修都監啓曰平安道各樣米穀督運差官前僉使沈訥今當發送而時無職名付軍職給馬以送且公洪道米石督運都監監役官尹侃亦當數日內下去而監役官職名不重依宮闕都監時例郞廳稱號亦為給馬下送何如傳曰允○李慶林李從龍許從善閔澈崔公望李國亮等上疏啓下禁府○光州進士安徽等上疏請賜額故持平朴光玉書院○壬午太白晝見○南平居生員羅元吉等上疏請從祀曹植于文廟答曰從祀重事不可輕議姑待後日○癸未傳曰受軸及呈才時駐馬處侍衛將士皆下馬則前導侍臣亦下馬○甲申左議政鄭仁弘上劄曰伏以

臣不獨舊病尚未痊瘥足疾又作鍼治踰月僅得少差以
祔 廟大禮已有日期故扶曳登道行到沃川足痛復作
鍼藥不效不免留調費了日子決不及大禮之期罪
戾尤極只俟誅責又有事係國家如救焚拯溺之急者而
臣雖跛躄入城又恐未易致身於違顏咫尺之地故敢先
具文字以聞古人有奏事榻前畢仍請更以文字進者以
口說不如文字之詳盡故也且念人臣以進言為忠國君
以納言為德故言雖盡未必可行而言苟不行義不歸上
臣取其名是亦古人之所恥人臣進言之不易有如此者
此臣所以只欲窃比於削藁之故事而已惟聖明垂察焉
臣聞日接儒臣講明治道乃國君之所先窃見旱荒之酷
近古未有千野不苗萬井無禽殿下之赤子不但饑不得
食渴不得飲至於舉一村以就水其呼天怨咨流移困苦
之狀有不忍見聞而湖西南道海之邑嶺南之江左一帶
三務尤不成民惟救死不得只待溝壑而已其中士家之
稍守節義而不欲苟生者或夫婦俱縊愚民之不子者或

棄子而逃生民之理窮矣而版曹又請不許災陳依舊收
下之稅徭役亦復如舊噫土田荒蕪無一穗一穧之收而
猶取盈舊稅之數此何理也公私俱竭賑飢無策只得立
視其死殿下為民父母將何以為心也九重深遠安上之
圖不進殿下豈知民窮至此極也民窮此極而繕修之命
又下殿下雖別有措備不煩於民其如了無畏天威之意
何然國計不可不慮則引水之地往往有稍可者此不可
比而同之伏願殿下急令該曹收不許陳災之令覆審應
稅之地仍舉救荒之規雖公儲不敷隨宜移粟明示憂民
之聖意則百姓欣欣然曰吾王之愛民如子有其蘊之氣
而忘其飢矣易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少
待三年天心少豫災異消絕流亡稍集民力稍紓然後乃
舉經始之役則雖命使勿亟功成不日矣臣臨行而祗受
聖旨有曰逆賊又起國事危急臣驚駭憂慮無以為心逆
賊踵起又出於縉紳之間彼景禧以忠勳之種反為謀逆
之黨不忠不孝萬死無惜但臣曾聞鳴國者亦不得齒人

數中久矣今與景禧交親甚密故知景禧謀逆及其有罪囚係後覬免其死凡告逆實則固可饒其罪告逆而虛誣者往往有之此先王所以嚴反坐之律也頃者被誣若干人同日蒙恩放出告者反伏典刑此誠殿下明愼不留之聖德也殿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雖誣一人不實輒置之重典而不貸則殿下之明威深得噬嗑之象而无悔矣不然求以治逆而逆不可勝治求以弭亂而適足以致亂也臣之赴命適値多事之時身又有病中道滯留經陳狂淺之見伏地待罪答曰省劄知卿有疾留滯中路不勝憂慮缺然劄辭當體念茅惟陳戒不如面對卿宜勿爲待罪調理亟來用副予側席之望旱災之慘予亦兢惕待卿之來商議處之仍傳曰左相處遣史官論之劄中所陳陳災救荒等事令該曹着實擧行 中景禧素附仁弘稱爲弟子圭是以逆死仁弘平生以討逆自任凡干逆獄不問虛實枉直一切欲誅鋤之前後章劄極其陰慘獨於景禧之獄力持平反之論 ○傳曰大禮已迫天有雨徵明曉祈晴祭設

行似可令禮官議處○丙戌 王親祭 宗廟恭聖室告
皇朝誥命還宮時耆老儒生妓坊獻軸稱頌其妓坊之頌
雜以倡優山車花隊窮極侈巧 王停輦終日以觀之故
令侍臣將士下馬還宮百官加資赦雜犯死罪以下○司
憲府啓曰臣等伏見禮曹公事侍臣及侍衛將士自儒生
歌謠廳下馬前行達于闕下云各處獻軸時承旨史官捧
軸而進於上前則其所下馬勢固然矣侍臣將士別無所
為故儀註中亦無下馬節次而只為承旨史官使不當下
馬之負皆為步行則其於禮節極為乖當請侍臣將士下
馬公事勿為舉行答曰令禮官議啓○司憲府啓曰當莫
大無前之慶有羽毛管籥之美臣等亦且欣欣矣第念久
駐鑾輿耽玩停樂極為未安請即命停罷進茲答曰既有
舊規使之畢呈其技可矣司諫院亦啓之不從○兩司合
啓答曰此是祖宗朝舊例畢行何妨勿煩○戊子全羅道
儒生李廷彥等上疏請拿鞫金璇等依律定罪以鎮湖南
士習○以洪命元為光州牧使 特命 黃謹中為同副承旨

○己丑司憲府啓曰承文院揀擇事因臺諫啓辭捧承傳已久本院恬不動念無意奉行其慢棄君命之罪不可不懲承文院行首掌務官請命罷職令見在官依前承傳速為揀擇 王從之○以李廷馦爲同副承旨○壬辰政院啓曰左議政鄭仁弘以科後謝恩之故秋等常祿該官雖已輸送而不為承受仍置所寓以行齋些少餘粮艱度朝夕云國家優禮賢士之道似當有別様處置惶恐敢啓傳曰遣史官敦諭使之受用○傳曰分守道所求膃肭臍以真的極擇給送俾無後曰又送差官點送之獘 時分守道差官出來以揭帖求之○前留守洪履祥卒 履祥初名獜祥 宣祖後避兇人名改今名 少受學於閔純以儒學顯在朝久侍經幄 宣祖稱為講官第一 宣祖命廟堂薦公輔之器履祥與李恒福李德馨等俱被薦壬辰扈行力陳嬖倖干政之罪請誅之由此忤旨數求補外以出為人端方温雅論議不偏或遇朝廷大議持正不撓至是棄開城留守舁疾還家卒○癸巳司憲府啓曰奉化縣監金僎以

其子弟所奸邑娼上京之故督令還現仍為杖殺其父其
女將此枉死之寃呈于本府其父雖是官屬而以私濫刑
之罪不可不懲請命先罷後推以正其罪司果鄭百昌誘
訕朝政無所不至且以茂績之姪指嗾之事人無不知請
命削去仕版從之時爾瞻之黨恐史官書其實狀摘劾罪
過盡行斥逐悉以其腹心代之百昌書爾瞻罪惡爾瞻大
怒將起史禍賴救者止之至是因茂績疏嗾臺諫劾之○
甲午兩司合啓曰大院君私廟親祭今將行禮臣等亦知
聖上追遠之誠出尋常萬萬固無容議於其間第人君繼
統宗廟為重孝思雖發於情大義當止於禮豈可徑情越
禮躬行私廟之祭乎請亟停親祭之命答曰予意曾已諭
之毋容強爭二日而停啓○王謁聖取文科權啓等八人
○大司憲李覺大司諫韓纘男獨前啓曰親臨至近之地
不能牢結遮日竿而致令宰臣被覆壓之患請排設司鑰
及典設司當該官並拿推答曰允傳曰李準權悏無乃重
傷乎當藥劑給○乙未羅州居前判官金佑成上疏請以

書植同祀五賢書院〇丁酉司憲府啓曰義州府尹朴燁爲人暴虐視民命如草芥到處居官以殺人爲能事近授本州益肆其毒無辜被殺不知其數吏民驚駭相繼流散關防重地日就無形至如剝割聚歛淫奸府婢乃其餘事如此之人不可尋常治之請命削奪官爵〇司諫院啓曰義州府尹朴燁性本殘酷濫用刑杖到處殺人不知其數及授本職益肆其毒小不如意輒加慘刑吏民之斃亦不知幾許環府之民怨呼徹天其他剝民膏血希望爵賞私奸府婢恣行淫穢不一而足所聞騰播國人齊憤請命削去仕版答府院曰朴燁豈至如此無乃風聞失實乎唐差官方在我境此時不可削版勿爲煩論連啓不從至十月十六日諫院停啓十九日復發連啓〇辰時　王詣社稷洞大院君祠廟親祭〇戊戌傳曰親耕親蠶等禮國家多事久未行之豈非欠典乎明春當行待新曆擇吉以啓凡應行儀節預先磨鍊整齊以待〇答府院曰朴燁到處任怨力於國事予慮其難保今果然矣姑推考使之自省盡

職○荅領議政奇自獻劄曰省劄具悉但此時鞫獄方急卿何可下往外方宜調理以待後日○遼東分守道差官任九圍開原兵備道差官夏延壽入京持兩道求膃肭臍咨而來○傳曰上番軍士飢死者别擇賑救○己亥備邊司啓曰仁川船隻行過舒川地爲賊所掠男女并十五名溺死所載之物盡爲掠去虞候柳津軍官金孝儉等托稱海風不順終不追捕罪犯軍律並命拿鞫水使難免其罪推考何如 王從之○禁府啓曰有旨以奠一事領相處單收議事矣奇自獻以爲卽見他大臣之議則或以爲臺諫啓辭扶植風教依施甚當或以爲罪犯極重大關風教不可饒貸祖宗朝士婦失行豈無遇赦之時而未聞混被蕩滌之例此亦可驗云臣無容別議大臣之意如此上裁何如傳曰知道左相處並收議以啓○庚子合啓秘密事入啓荅曰依啓○傳曰唐恩君引齡超資寧堤君錫齡珍山都正有齡密山都正瀣唐恩寧堤君長子並加資其餘諸子並陞職唐恩君長孫李娗翰相當職除授○以李

弘燁爲持平鄭廣敬爲修撰尹詡爲執義金菩國爲注書柳忠立爲應教韓明勗爲掌令權昚加通政李益燁爲副校理孫倜爲副應教李命男爲弼善○知館事李爾瞻啓曰曹植書院基址今卜於楊州西面距京城三十里四面之內無寺刹墳墓村家其形止圖畫以入欲於今月晦日間開基豎柱敢啓答曰知道自古建書院者甚多而未聞若是之煩複啓達者也至於畫形止開基豎柱之日亦爲煩啓死而有知曹植亦必羞之矣○辛丑大司憲李覺大司諫韓纘男司諫鄭造掌令尹詡林健持平李偉卿正言韓玉啓曰國家不幸告變相繼鳴國謂景禧言定遠君第三子爲逆景禧謂鳴國言定遠第二子爲逆景禧又謂安鋅言仁城之子爲逆三説迭出莫知端倪但佺等三人俱出於告變之口同被此名則王法至嚴在所當覈不可如是遲延請令鞫廳速爲議處以竟獄事答曰依啓○癸卯傳曰左相上來已久連有國忌私忌舉動陰雨不得引見深用未安待日勢稍晴命招引見○大司憲大司諫啓

辭秘密事答曰親鞫時獻議○庇仁幼學南訒上疏請速
引見左相信用治國之道○答右相鄭昌衍劄曰事係大
逆不須引避於不當避之事也况他二欵尤非所可避之
事勿辭安心議啓

乙卯

十月朔甲辰答左議政鄭仁弘劄曰予之待卿久矣自卿入來連有　國忌與舉動繼之以天雨累日尚未遂一者利見常用耿耿今省陳劄不勝缺然宜勿更辭安心調理弘濟時艱今日當見○引見後賜豹席貂帽賜酒○合啓朴彛叙等事兩司前啓李應獬事查覈間姑停○乙巳以姜綪爲持平李廷龜戶曹判書孫倜弼善尹聖任奉教南省身待教○丙午傳曰辦備米穀之策急急與廟堂詳議着實措置○光州幼學朴纁上疏陳達　贈承旨鄭雲龍事迹○幼學權翼上疏請追斬逆賊申景禧以快神人之憤○丁未承文院啓曰本院新來揀擇必待備員圈點三公合坐然後爲之乃是古例也頃者臺諫請以現在官改揀擇事奉承傳所當趁速舉行而本院官員只有權知數人實官則時無一員見存勢難仍爲揀擇姑待實官改揀擇何如傳曰允○司憲府啓曰西原縣監尹知敬到任之後無意察任日以醉酗爲事且奸邑妓貽笑吏民如此之人不可仍在其職請命罷職歲饑民貧凡干

浮費不可不十分減省使命供億之際廚傳大侈至於高排簽
果務為觀美其貽弊於民者不貲令該曹詳定品數俾無濫
觴之患守令銜眷例皆濫率耗費國穀剝割膏血之弊實由
於此不可不痛禁令監司查覈啓聞治罪新舊迎送從馬之
數自有定限而任意調發罔有紀極倍價雇立吏民怨咨亦
令監司詳定人馬之數痛革此弊凡此三款之事已成痼瘼不
可尋常禁斷請將此事意下諭各道監司使之嚴立定規導
依施行以紓生民愁怨之苦○兩司連啓前事答曰尹三聘
削奪官爵申渫已為定罪勿為堅執秘密事再次鞫問參酌
定罪今不必更鞫不允○答府院前啓朴燁事曰自古盡心職
事者必致毁謗風聞何可盡信只推考可矣他餘事依啓○
戊申禁府大臣收議秘密入啓○前訓導鄭應禮上疏大槩
時事紛紜多少之事聞于左相一遵施行○下諭于八道監司
曰歲饑民貧一至於此凡干浮費不可不十分減省使命供億
之際廚傳太侈至於高排簽果務為觀美其貽弊於民者不
貲令該其詳定品數俾無濫觴之患守令銜屬例皆濫率耗費

國穀剥割膏血之弊實由於此不可不痛禁 卿其查覈啓聞
治罪新舊迎送時從馬之數自有定限而任意調發罔有紀
極倍價雇立吏民怨咨卿其詳定人馬之數痛革此弊凡此
三款之事已成痼疾不可尋常禁斷卿其嚴立定規遵依施
行以紓生民愁怨之苦○下諭于全羅監司李德洞曰前兵
使李應獬杖殺哨官崔弘潤全船物貨現捉於法府卿其覈
實馳啓以憑處置○下諭于慶尚監司成晉善曰逃兵唐人
施文龍最解地理云卿其給馬急速上送施文龍粗曉方書鄭
仁弘妻以姪女至是薦之以備卜審宮基○己酉户曹啓曰京
倉見財米豆十分竭乏京畿黃海公洪三道田稅及三手粮等
十月頒祿前上送事已為入啓行移矣頒祿之期只隔數日而京
畿數邑之外各道稅入專不來納江氷之合迫在目前不念國家
燃眉之急極為駭愕三道監司請並推考數日內急急上納
其中尤甚緩慢各官摘發啓聞罷黜事下諭禁軍給馬發
送為當傳曰允○庚戌政院啓曰以推鞫廳啓辭禁府堂上
兩司長官亦令獻議事命下矣兩司長官則以親鞫時獻議命

下而禁府堂上不爲獻議即令獻議乎傳曰明日大臣禁府堂
上兩司長官齊會議啓○政院啓曰左議政引見時左議政所
啓繕修之役姑停以待豐稔吏設事嚴反坐之律杜誣告之
門事誅李雲祥以答天怒事爲不軌之言者雖儒生同貸事
守令邊將贓汚之法申明事嶺南巡察使屯田外措備等穀
救荒事承旨金鑾所啓邊將守令別措備軍器抽栍某郡遣
御史輸來親點精鈍還收賞格治其欺罔之罪事公洪道各官
以旨人所告辭連在獄者疏放事革罷統制使以二品文官差
送兩南開府海上料理舟師脫有倭警擇付水使拒敵事收
用人才内外迭差使知民間疾苦邊上事情事防備緊急兩
界一體而以稍稔之故平安道偏受徵斂若至蕩竭則難可易
蘇變通善處事聚斂民粟名爲別備購捕鼠竊飾報大
償爵賞太濫皆是近間巨弊事無廢落取禀傳曰左相所
啓既以當體念答下此等事只自上知而察爲吏無可答之語
至於繕修之役予非樂爲也自内雖有劫迫欲移之事無可移
之所近日亦於大内有故而不得移御自内方爲劫閼勢不得

不措木石已辦決難中止今繕修都監別加詳議俾無民弊事着實舉行救荒事言于該曹回啓統制使之設在 先朝意非偶然不可輕議○辛亥司憲府司諫院合司啓曰義理晦塞倫紀斁敗無君之徒接迹而起詬辱君父無所不至此無非邪議橫流常刑不嚴之致也前叅奉李顯慶曾於衆會之中敢肆犯上不道之言至曰鄭蘊義士也有何罪乎吾君已死三賊在闕我則無君云云所謂吾君已死者指何而言所謂三賊在闕者指何而言所謂我則無君者亦何意耶其言之不道至於此極而近侍之臣有親聽而言者如此凶逆之賊豈可使容息於覆載之間哉請李顯慶亟命拿鞫按律定罪 王從之○右副承旨金闓上疏曰臺諫所論前叅奉李顯慶亂逆不道之言的實生員尹珵等上疏曰前叅奉李顯慶犯上不道之言亦既叅聞云○壬子大司憲以下大司諫以下啓曰李顯慶大逆不道之言始發於金闓家而叅聽者多至播於泮宮之儒而物情皆憤故昨日兩司因其所聞合司以啓矣伏見金闓上疏有曰言於臺官使之發論云有若指斥兩司者

然臣等咸因金闓得聞其詳討逆大論豈但以闓言而發乎
臣等雖無狀何敢見侮至此而仍爲冒據乎請命遞斥臣等
之職答曰勿辭○右副承旨金闓上疏曰昨日上疏中失語以
致兩司引避亟治臣罪答曰勿待罪○癸丑都承旨權縉上疏
曰義禁府都事成忻家行悖惡得罪倫紀不齒人類累發
於法司之風聞者國人所知及授本職臣竊歎公論之泯滅出
入院中不忍正視其面且其爲人愚鈍不識事理常加叱責則
忻含沙懷毒必欲中傷揑造情外之說傳播士夫之間睚眦
必報惡人常態而皆緣臣貪戀榮寵久妨賢路之致乞賜
鐫罷以全終始之恩答曰勿辭察職成忻推考○傳曰世子師
傅賓客相見時依禮文具服行禮宮官並着公服○傳曰
唐人方留京係干推鞫事一切勿出朝報○以任叔英爲承
文博士愼天翊正字李景稷兵曹正郎柳希發直提學李
益燁吏曹佐郎朴鼎吉兼文學趙有道典翰鄭廣敬副校
理吳汝穩司書李弘燁副修撰李興立全羅左水使○甲寅
政院啓曰右副承旨金闓呈疏出去後今日仍不仕進請命

招使之親鞫入侍傳曰允○政院啓曰都承旨權縉昨日上疏出去即令呈辭到院則因傳教不爲入啓矣但今日親鞫時以色承旨不來敢啓傳曰命招○司憲府啓曰頃者左議政臣鄭仁弘登對之日自上竭盡誠敬咨訪治道誠千載盛擧也入侍承旨金闉敢以膚淺之言瀆擾其間使聖上虛己之聽有所未專猥濫甚矣且前日上疏中措語無謂有若指揮臺諫者然其不識體面事事顚妄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答曰金闉推考翌日連啓遞差○兩司合啓頃日左議政臣鄭仁弘收議中有三賊賊漫等語筆法甚嚴有非他人所可刪改都承旨權縉去三賊字而只書姓名又去賊漫之賊字而直書曰趙漫蓋惡其賊字而刪之者其心所在有不可測承旨爲任職司出納而已尋常公事猶不可加減一字況大臣收議渠安敢擅改以啓後日無窮之弊乎其慢蔑大臣容護諸賊之罪不可不痛懲請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以都承旨啓辭僉議歸一而掌令韓翩昌勖乃敢於簡通中多費辭說迴遏公論極爲無謂請掌令韓翩昌勖罷職答曰不允

翌日連啓權縉遞差○乙卯傳曰權縉擅改大臣之語則政院
他負必有見知者何可誣也政院察啓○丙辰傳曰大臣日晩
不來並命招○兩司合啓曰權縉罪狀臣等論之備盡而聖
批只以推考爲教臣等不勝悶鬱焉大臣收議中有三賊賊濺
等語筆法甚嚴有非他人所可刪改而縉也有何別見必刪
去賊字乎縉之心不可測也承旨之任出納而已尋常公事猶
不可加減一字况大臣收議渠安敢擅改以啓後日罔測之端乎
以縉之故大臣不安於位至欲決其去就臣等尤不勝痛悶焉
以聖上如渴之誠起巖穴霖雨之佐雖比之伊傅無愧也朋良相
遇千載盛際而因縉護賊之擧使白駒不留於塲苗則其於
聖上待賢之道何如也其於朝野加額之望何如也縉之慢蔑
大臣容護諸賊之罪至此而尤大臣等區區之請不但在於
罪縉也請勿留難亟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王從之○司
憲府啓曰華星州屬高靈土地之大人民之衆八道中爲最
治此邑之任甚重申景汶蔭官也其才兇在高靈則或能察
職合邑之後決不可仍授此人况星州士子極多邪議之橫潰

近日尤甚非名望可以彈壓者則其何能鎮以正之乎請景
洨遞差其代曾經臺侍勤幹正直之人別為擇遣 王從之
○政院啓曰大司諫韓繼男移拜承旨以亞長叅鞫之意敢
啓傳曰司諫命招未入來前正言韓王先為入侍○答左議
政劄曰省劄具悉權縉以何所見敢攻卿片言隻字乎予當
快治其罪以尊體面卿可安心勉留匡予不逮弘濟時艱○
傳曰此豈大臣稱病之時乎領相速為命招左相勿招○丁
巳答户曹判書李廷龜劄曰卿年紀不衰精力富強曾在
先朝能察度支之任已試之效茂著一時論議有何所傷勿
辭盡職○司憲府啓曰星州屬於高靈而星州士習近來甚
惡難以鎮定故臣等以正直人擇遣之意入啓蒙允矣新除
授縣監沈諿為人不吉論議亦妄以諿為欲正其習則是以
塗附泥也明義鎮邪之責決不可付諸此人請命遞差其代
依前啓辭以正直之人別為擇遣 王從之○司諫院啓曰凡守
令彈劾之時自上軫念民生迎送之弊又慮風聞之失實聖意
所及至矣盡矣然有一二人傳播之說有與國公共之論一二

人之誣猶或有失實之事擧國之論寧有誤聞之理乎高陽郡守權成已到處貪婪之狀國人皆知曾莅湖邑恣剝膏血而來至今人皆唾罵至比於盜跖及授本職自知衰耗不能久保到任之後巧作名目專事剝割加以么麽一蔭官廣集邪議之徒日以謗訕朝政誣毁忠良爲事兇慘莫甚所當重律繩之而臣等以爲七十老悖之言不足爲較只以罷職請之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有何傳聞失實之理乎義禁府都事成炘以大臣收議公事來呈於政院而權縉擅自刪改則炘所當具由還告於大臣炘徒知縉之可畏不知大臣體面甚重終不來告任他自改而入之其不察職事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罪人李顯慶軍器寺前路正刑 李顯慶固愚妄者也然以鄭蘊爲義士而至於正刑則亦甚寃矣金閭以里閈親交相從飮博而因一言搆成極罪冝其及也○

庚申傳曰五禮儀世子師傅賓客相見時具服云者乃謂具遠遊冠絳紗袍也世子若不具此服則宮官亦以時服陪侍行禮不可着公服也令禮官議處○館學儒生李葳等上

疏請亟斬顯門許國等以定國是又正以恭允翼之罪以絕
亮逆之根源○司諫鄭造正言韓玉啓曰待罪言地莫補
絲毫論事不切誠未格天奉職無狀罪合萬死南海罪人
成俊者造給家舍之守令得保在官使蔑法跋扈安
居深閣之罪人晏然偃息臣等矇然不察未即糾劾不職之
失在所難免至於義州府尹朴燁多殺人命淫奸府婢恣
行貪饕罪罔罔赦而久未蒙允臣等徒知上下相持之為
未安而寧爾停啓矣今聞物議府有一婢乃燁所奸之人
燁以書狀官崔應虛嘗私此婢與之同餞于鴨江及其餞罷
乃以其婢結縛沉江繫船往來云蓋不勝妬忌之心而為此無
理之事燁私奸之狀益著無疑且府別監李春發之子弓馬
之技為一府第一而燁因怒杖殺之有戶長吏聞燁欲杖自縊
於官門此殺人之昭著也其他被杖殞命不知其幾且大同屬
驛名馬以賤直抑賣而奪之違東軍價布盡為貿參於江
邊以為入己之資此其貪取之實狀也物情譁然以臣等經先
停啓為非臣等所失至此尤大決不可仍冒請命罷斥臣等

之職答曰勿辭退待○辛酉右議政鄭昌衍初度呈辭入啓答曰自上方患寒疾而冒寒親鞫則大臣雖或有微恙此時豈可呈辭調理𠫭鞫事諭之遣內醫看病○寧越儒生嚴愼上䟽曰本郡有麥穗兩歧之瑞請書諸史冊以紀聖上德化之盛仍褒郡守治績呈政院還出給端出於不當出之時則怪也非瑞也山峽淳朴之鄕必無如此巧佞之人無乃太守之所指揮耶○兩司合啓曰罪人成俊耇以永慶腹心論以減死安置絶島國法至嚴不可私撓而豐川府使鄭山雷前爲南海縣令時爲俊耇營造大屋撤毁圍籬事之實狀昭著於慶尙監司査覈之啓守令安得爲罪人役民造屋罪人安得撤其籬偃息自如乎其無君上蔑王法之罪不可不隨現痛繩請鄭山雷拿鞫定罪成俊耇移配北道絶塞答曰徐當發落○司憲府啓曰端川郡守朴孝誠與罪人李惟弘結爲婚媾惟弘以永慶腹心安置絶塞則士大夫義當絶之而敢與逆黨作爲一家其蔑王法輕朝廷之罪不可不懲治請命削去仕版從之○司諫院啓曰義州府尹朴燁性本殘酷到

處殺人不知其數及授本職益肆其毒小不如意輒加慘刑
吏民之斃不知其幾許環府之民怨呼徹天流入他境意外不
測之變有不忍言其他剝民膏血希望爵賞私奸府婢恣行
淫悖之事不一而足所聞騰播國人愈憤請勿留難亟命削
去仕版答曰所論過矣不允○癸亥兩司合啓曰臣等伏見昨
日聖批以徐當發落為教臣等之惑滋甚焉罪人成俊爲
以永慶腹心論以減死安置絶島國法甚嚴不可私撓而豐
川府使鄭山雷前為南海縣令時為俊者營造大屋撤其
圍籬偃息自如乎其無君上蔑王法之罪極為駭憤事之
實狀既已昭著於本道監司查覈之啓有何可疑之事而持
難如是乎請鄭山雷亟命拿鞫定罪成俊者移配北道
絶塞不從連啓不從○答府院朴燁事曰徐當發落遂姑
停○丁卯傳曰朴燁權成己李執中事令本道覈實以啓
事下諭○戊辰答右議政鄭昌衍再度呈辭曰辭章又至
深用驚怪卿以同休戚大臣詎忍為辭退之計乎宜體予意
調理出仕○傳曰左相處遣内醫不離看病○答左議政劄

曰省劄足見所陳誠悃深用感歎予當體念以行但寒節已深決不可冒寒下歸宜遵前旨勿爲退去之計○壬申左議政鄭仁弘上劄乞歸○答合啓曰三聘渫等與德龍彦春有異矣昔在 先朝申景禧誣告殺人甚多而其時不施反坐之律 先王之意可想矣三聘等況已定罪勿爲煩執罪人入處家舍雖或弊壞守令擅改造家果有妄作之失然至謂傑構則過實矣鄭山雷罷職成俊耉都事改排圍籬則何必改排乎不允秘啓事不允

十一月朔癸酉傳曰針醫南嶸守令待闕速爲除授○傳曰施文龍己爲上來自都監題給粮饌先示昌慶宮殿閣後無故日都監提調以下中使眼同景福宮內外殿向背亦詳問以啓○兩司合啓雲祥員何等罪名尙未一命貸保免喘也爭立之說郡縣之請無非此賊行謀遂璘之賂銀故也再出賊口一不栲訊物情久而愈憤請命更鞫按律定罪答曰已諭勿煩 此秘密事也 ○司諫院啓曰竹州山城在湖嶺兩路要衝備禦最重故自先朝以有才望文官擇送其意有在新府使許昕年踰七十衰病日甚及授本職物情駭怪畿輔重地決不可付諸此人許昕請命遞差其代各別擇送答曰試遣可矣姑勿煩論連啓一日從之○以李稶爲兵曹參知林健爲掌令任孝達爲兵曹正郞李再榮爲承文院校檢任叔英爲奉常直長○答左議政鄭仁弘劄曰省劄尤用缺然卿千里上來其意甚懇予當歡喜不圖三辭之計遽邇至此予無以爲懷曾在先朝卿未嘗不供職顧予待卿之誠不至使卿不肯一日莅苒竊愧于心况復催還懇迫將何以得永今夕乎慚悵慚悵劄中所陳王法爲貴勢所屈天討爲私情所

勝饒討逆貸贓污四款未知指何事也更爲明白逐條陳啓以破予
蒙可矣獄事將完素患寒疾當請理開筵宜體予意切勿下去○甲
戌義禁府啓曰近者定配人數多想一路人馬不足禁府都事無論
真假帶行書吏羅將貽弊各官各驛者從重治罪且定配處所各有
日限一二日稽留則容或勢然三日四日稽留則其中路淹延多端
作弊之狀不問可知都事等復命日令政院程途與日子相准稽緩
者分輕重治罪事捧承傳施行何如傳曰允○撰集廳啓曰撰集廳
設於前年七月而至今年六月則其間删改弘文館所撰逐傳該解
或以冊子大小見樣或以文字取舍論議不一而以費十餘朔日子
自今年七月因傳教始爲圖畫畫工四人或有替代或有公故不能
計日而畫寫字官四人皆以承文院書正本者來書當事大文書時
則皆役於本院或至十餘日廢本廳之役以此畫役書役不易畢承
嚴教臣等不勝惶恐刻日董役而今十月初六日已爲畢役總一千
五百餘丈釐爲十七卷每卷編九十餘丈通計圖畫月日則總四朔
餘日而畢矣畢役後校正誤書處方書目録待近日畢校提調以下
各一番遍閲後當粧䌙以進矣○乙亥備邊司啓曰今年西歉振古

所無下三道為尤甚當此收成之節已有艱食之歎流亡載路聞見慘惻若至明春則又有甚焉自前如遇大無之年則必以重臣句管荒政今亦依舊規重臣一員稱以賑恤使從事官一二員差出救荒之事及時料理俾無損瘠之患傳曰依啓○義禁府啓曰濟州三邑則罪重之人例為定配故罪人李禎慶定配於旌義矣今聞禎慶曾為縣監必與吏民相親不無貽弊之事他邑改定配宜當敢稟傳曰依啓○義禁府啓曰有旨尹百順緣坐察啓事矣大明律謀反大逆條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三千里安置云以此見之則律應緣坐矣但逆賊尹鑄之父百祥當以緣坐處絞而因次律之命得保不死今將三千里安置次次遞減庶乎刑章有序敢啓傳曰遞減則其律幾何更為察啓百順鑄之嫡叔父也禁府回啓尹百祥特蒙恩宥減死論律尹百順既有緣坐正律臣等不敢擅議恭候上裁答曰勿為緣坐○丙子政院啓曰即刻禁府都事來言領敦寧沈喜壽當為來詣而領議政奇自獻則以景福宮看基事已為往于其處左議政鄭仁弘右議政鄭昌衍皆以病不來判義禁朴承宗亦往繕修都監云矣傳曰領相判義禁命招推鞫景福宮則無故日往省

○傳曰三綱行實雖未粧纘覽後還下次一件入之○以鄭岦爲左副承旨黃謹中爲同副承旨李大燁爲獻納鄭遵爲司書○己卯傳曰自祖宗朝推鞫既設之後則大臣禁府堂上刑房承旨無呈告之例矣近日國綱蕩然推鞫方張之日人人惟意呈告世變可知然老病大臣猶或可諉而至於禁府堂上刑房承旨或呈辭或上疏此果有人臣之義乎至於承旨則一人呈告一人上疏今又刑房承旨上疏乞遞此古所未有之事也有何意意可退之義而遑遑若此乎韓纘男上疏還出給使之盡心察任○司諫院啓曰晋州爲邑乃嶺南雄府也自前必以有名望文官擇送其意有在而自經亂以後尤甚蕩敗姑爲除弊以兵使兼察牧使之任非徒事體苟且武夫爲政例多苛猛民不堪苦怨讟日滋求所以蘇殘適足以貽弊請牧使依前復設擇送勿令兵使兼管使之各察其任答曰徐當發落○左議政鄭仁弘上劄答曰省劄具悉卿意四款所陳予已參酌情法查覈事迹熟量而處置矣今見卿誨良用惕然予當體念卿雖百辭予必不許切勿爲歸計安心調理勉留以輔不辟克副如渴之望予疾痛未歇當調攝數日面諭予意○宗簿寺啓曰恭聖王后徽號尚未正書

於璿源錄當爲啓請趁速修整而都提調仁城君珙久未出仕提調
閔馨男赴 京未還待提調齊會後啓請施行之意敢啓傳曰依啓
○傳曰鄭期遠不爲收錄於忠臣中事問于撰集廳○庚辰兵曹啓
曰京外軍功納粟戰亡者之子五品以下及賞職受帖者團聚爲兵
稱爲忠壯衛疎其番次逐月相替闕外西北兩營各准五十名輪回
分守晝夜譏察外間雖或有剩設苟且之議而扈衛之賴此輩弘多
今朔黃海道上番都目至今不送許多忠壯衛等知其番次贏粮上
來虛費日子在在號訴不得已從 時到點下矣宿衛重事虛疎莫甚
兵使李慶深推考何如傳曰允○傳曰文政殿乃法殿也以圓柱造
立似當今乃以方柱造立未可以圓柱改立乎詳議以啓事言于繕
修都監○傳曰晉州自何年因何事以兵使兼牧使乎其時公事詳
察考入○傳曰左相鄭仁弘處賜几杖令該曹考例擧行○判義禁
朴承宗上劄曰伏以嚴命三至臣罪萬死適寒疾若重兩臂麻木今
方以針以藥晷刻少延可望再生眩暈顚仆無任瞻天悶迫之至答
曰劄辭具悉推鞫未完可調理速出○政院啓曰注書金是柱左相
鄭仁弘處杖賫去諭之則鄭仁弘曰今承勉留數日後面諭之敎

不勝惶恐但小臣不能運步戶庭之間尚不得任意出入且全廢食飮筋力衰盡雖欲強起而勉從入侍之命其勢決不可得也明日當再陳劄子云矣傳曰知道○辛巳戶曹啓曰庶孼許通老職追贈納銀事上年秋因 天使先拜事目以銀子磨鍊啓下矣今亦以銀子稍減磨鍊至於外方銀子難辦處則木綿准銀價捧納亦似無妨敢啓傳曰依啓如有不時之用白金數千兩速爲措備以待○以鄭廣成爲分承旨鄭廣敬爲應教朴弘道爲吏曹正郎任性之爲持平朴鼎吉爲吏曹正郎柳活爲校理李弘燁爲副校理柳瀹爲兵曹佐郎○韓纘男以委官意啓曰罪人論伊壓膝不服敢啓傳曰知道罪人黃中允所供如此敢啓傳曰議啓以黃中允招辭見之則只答金夢虎所言而已別無自己倡說之言更無可問之事放釋似當與金夢虎面質後處置爲當傳曰依啓朴千議啓事傳教矣年少病殘之奴景禧雖有兇謀豈得知之景禧欲剪除鳴國則已爲現著至於欲爲剪除之意則必不謀及於迷劣之奴且是不出於鳴國初招出於最後沈憬事詰問之時其言有不足取實自現就因亦或可恕伏惟上裁傳曰朴千與藴鳴國面質處置○司憲府大司憲李覺掌令林

健鄭道持平李偉卿等劄曰今之國勢可謂危矣民生可謂戚矣邦之隉杌事之滅裂已到十分地頭顛覆亂亡之兆不啻土崩而瓦解識者之憂豈特流涕痛哭而已哉然危棋敗局尚賴一着梁摧棟折寸木可支此臣等所以瀝血刳肝庶幾有爲於不可爲之地者也職忝耳目其責在言不得不隨事論列而誠未回天動輒扞格窮當痛悶事無奈何不如不言而阽危之狀日急一日不忍効投劾之去更竭叩閽之辭惟聖明留神焉一曰臨御經筵先儒曰君德成就責經筵又曰人君以講學爲重蓋君德不可一日不修而聖學不可一日不講禹皐陳謨伊傅訓誥暬御之規工師之誦無非贊襄君德輔導聖學此卽古之經筵也程明道之正心朱晦菴之誠意司馬公之通鑑胡安國之春秋乃其所進講者也惟我朝有朝晝夕講又有夜對輪對一日之内講究治道乃至於此豈非所謂接見臣僚之時多昵近婦寺之特少者哉伏見殿下臨御以來進講之禮久不修擧恐非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之規也況今國事之危日以益甚此正君臣上下都俞吁咈交修相戒之不暇而經帷不闢進學無期

羣情壅閼上達無路聖上之勞神疲精者鞫獄而已刑法而已此豈朝野之所顒望者耶伏願殿下遵先王之成憲貽聖代之盛事日接鴻儒講究治道則有緝熙罔覺之功無叢脞惰墮之患矣二曰收用遺材書曰明明揚側陋又曰立賢無方揭旌求士設簴待賢三代之治而漢唐之主尚有孝廉賢良之舉則國家之需士人君之用賢其可忽哉蓋士之潔身修道不肯自衒者世多有之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勵其槩或有垢俗疵物者或有嘉遯忘世者或有不屑科目甘心畎畝者或有羞耻于冒斂迹草野者自 祖宗朝有搜拔逸民之舉而 先王臨政亦設經明行修不次擢用才堪守令等條目務盡收羅之道當世羣才蔚然並出豈非善人爲國之楨者乎噫賢不能自達必因人而進君不能自知必因人而用故鄉舉里選求賢勸駕之法前代詳矣今之用人科舉而已蔭補而已士習日壞人才日卑進仕者有苟得之譏當官者多虛冒之誚朝著之不清庶績之不凝無足恠也伏願殿下廣開延訪之路旁招岩穴之士以致茅茹彙征野無遺賢則非獨爲聳動作新之方其於致治康

濟之具將不讓於隆古矣三曰賑恤飢民詩美靡人不周書稱懷保惠鮮蓋救災修政散利委積乃周官荒政十二條列而其意則無非以賑恤之誠為本也先儒曰災異出於天而救災之道在人善救災者不患於救災之無其文而患於救災之無其實故先王保民救荒之道有備有素經久之規權宜之策並行而不悖臣等竊見酷旱之餘民生大困湖嶺之間濱海之邑流離顛仆餓莩相望至有父子莫保夫妻相縊之慘哀我赤子悲號殞絕之聲殿下何從而聞之蕩失生業籬落空虛之狀殿下何從而知之君以民為天國以人為本邦本民天既已拔矣禍亂之作其忍言哉伏願殿下哀矜惕厲特命有司凡薄征弛役移粟發倉等事務盡其實勿循虛文則庶可仰荅天譴俯慰民望矣四曰減省浮費書曰底慎財賦易曰節以制度蓋大學衆寡疾徐之訓史傳勤儉怠奢之論為生財理財之大節周官既設中制又有九式又置均節茲固非義不取非禮不用以義為利以禮制奢者也方今下有阻飢之民上無經歲蓄而不急之務無藝之費罔有紀極倉庾見儲蓋亦無幾而田野之荒

蕪戶口之流亡又不知其幾何則貧則瘠瘠則亡之語不幸將驗於今日矣此正損之又損節之又節之不暇豈可昧戒於時屈舉羸乎伏願殿下察保邦之道念用財之義亟命有司商確利病凡耗費財用之事一節減省以彰憂勤儉嗇之德則國用不至匱竭蒼生不至捐瘠矣五曰速完鞫獄易曰明罰敕法又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虞舜之欽恤姬周之詳慎無非庶獄庶慎之憂慮也夫權衡輕重出入死生下無寃情上無濫法然後資之以懲惡籍之以弼教玆乃以仁義行法律之謂也國運不幸逆變荐起無將不道已亦顯戮大獄每畢告訐相繼株連逮捕囚繫尚多人多疑懼重足脅息氣象愁慘寃號徹天豈非至治之累乎伏願殿下特施乾斷克軆好生之義速明詳讞之典有罪無罪快施彝章仍將搆誣之賊寘以正律則羣情胥悅橫孽不生矣六曰嚴禁贓汚傳曰私門之富公門之蠹也又曰木實蕃者披其枝黷貨賄政每戒往牒而厲廉恥行節義王道所先故虞舜投饕餮於四裔光武不饒歐陽歙之死唐宗竟致盧佩於刑 皇朝制律尤為嚴峻而我朝創法至於禁錮子孫其所以懲治之道可謂至矣方今王室貧瘠

勢家擅利遠近賄賂方舟接軫守宰之無良邊帥之償債者侵
剝軍民罄竭官儲以為梯媒貽韋之資所在物力殆盡於苞苴
囊橐之中使殿下之黔黎莫保於剝膚推髓之慘臺諫之彈論
相臣之疏劄槩陳其一二而殿下一向寬貸不以法治之此不
幾於賞盜竊而縱豺狼者乎私藏傾國奸猾肆志驕侈日甚做
官做盜之語正為今日道也伏願殿下勿以私情而害公振肅科
憲隨現痛繩則貪婪之徒知懼而汚穢之風漸息矣七曰伸雪冤
枉書曰五刑之疑其審克之易曰明辨折獄故肺石訴冤路鼓
達窮無非伸理濫獄昭雪冤枉而明聖之所慎也已丑鄭賊之
獄李潑李洁以不慎交遊之故竟就刑戮之慘白惟讓鄭介清
皆坐於筆札著書之事而別無謀逆之情迹則其可以治逆之
律繩之耶 知其謀者為逆不知謀者便是平人逆與非逆可以
立辨而枉被罹嚴訊七十之母幼稚之子駢首就戮擧家無遺公
論之憐愍人心之哀感久而愈激前日諸臣獻議亦稱其寃殿
下亦已洞燭而以事在 先朝每下持難之教臣等尤不勝悶
鬱焉當時主張此獄者鄭澈也 先王終悟奸澈搆捏之狀至以

決注銀河洗此羞辱其為慘毒莫耶為下為教 先王貽奸之
盛意槩可想矣伏願殿下勿以事在 先朝為難繼述 先王
之志快施貽雪之典則冤魂感泣於泉下士論更恢於清朝矣
八曰嚴明大義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蓋周室之衰王章陵夷
倫紀斁敗孔子筆削舊史以寓一王之法其扶植綱常垂訓立
教之意至謹且嚴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簒弒首
惡之名蓋以此也近日大義晦塞天理滅絶上自公卿下至韋
布各立私門爭事傾諂惟以植黨為務不知有分義蔑法干紀
跳梁睒睗眘相嫵媚其視君父不啻若弁髦或以巫蠱咀呪為
虗偽搆出廢 妃之說傳播中外熒惑羣聽以為他日魚肉士
林報復私怨之地使聖上終不免後世之惡名此輩之罪論以
春秋之義其不為逆賊者乎伏願殿下嚴明大義亟行春秋誅
心正名之法痛懲不逞之徒則天討得行而兇謀庶有所戢矣
九曰眷留賢相君臣感會見於夢卜良弼之際君臣相孚見於
元首股肱之歌然則君臣之契實千載一幸也左相鄭仁弘隱
居樂道之士也殿下舉於林下置之岩廊之上此實近古所無

之事也雖比於成湯之三聘高宗之夢卜亦無愧也方其未來也溫綸懇懇召命翩翩側席如渴終始不怠果使幽貞介石之操有幡然賁然之思殿下愛賢之誠可謂篤矣及其來也禮勤三接廣厦細氈藹然有魚水之懽殿下待賢之誠可謂至矣都人士女莫不加額嘆美於聖主賢臣之際會思見大化之成而前席之對幾罷乞歸之章遽上若使空谷之駒不留於食場則不承權輿之嘆豈不為聖世之欠事乎殿下既已致之於難致之時亦當留之於不欲留之日留之如何誠而已矣館於中國養以萬鍾非待賢之誠庖人繼肉廩人繼粟非待賢之誠伏願殿下勿以錙銖筐篚為待之之具須以用言行道為待之之實毋謂接遇之已至而益盡其誠聚精會神情意消融更竭杞瓜之誠用慰信處之情則明良賡載之隆輔相賁襄之美庶復見於今日矣當今之事可言者不特此也姑取一二冒昧條達伏願聖明特垂睿覽隨事採施則豈但臣等之幸抑亦一國臣民之幸矣答曰省劄具悉當留念而議處焉○壬午政院啓曰聞左相鄭仁弘將擬午間出去門外云傳曰知道當引見今日姑

勿出去事遣史官諭之○注書金是柱以傳教之意諭之則仁
弘曰姑留此待命云矣傳曰知道○答左相鄭仁弘劄曰緣予
尊賢之誠未至不能感結卿心致卿狼狽卷歸慙靦無已大臣
老病几杖之賜有例卿可安心受之至於祿俸之封置尤極未
妥卿何以發此言乎其將從赤松子遊乎當此寒沍切勿爲歸
計今明日私忌也宜姑勉留十二日當引見焉○吏曹啓曰有
旨許浚乃扈　聖有功之醫也依內官李奉貞例輔國追贈事
矣奉貞無輔國追贈之事云內官旣不得爲輔國則許浚以醫
官似難爲府院君傳曰內官方後豪輔國追贈與否更考功臣
會盟錄券啓稟以處○吏曹啓曰鄭碩儁事判書差出後回啓
事啓下矣臣等竊查凡逆屬錄案者應爲緣坐人也妻娚妹夫
法無緣坐禮無服制故赴科舉通仕路者例有之而本曹不敢
擅便上裁傳曰議大臣以啓○弘文館副提學柳潚典翰趙有
道副應教孫倜修撰辛光業等劄曰賢士之一身所係甚重士
林倚如喬嶽生民望如霖雨人主之腹心股肱國家之柱石棟
梁其去其就治道之汙隆判焉或見或隱時運之盛衰關焉則

時君之於賢士其可不望之深而招之禮留之懇而待之誠乎
伏見殿下嗣服以來待賢之誠招賢之禮無所不用其極特以
鄭仁弘爰立作相前後禮官史官之諭銀臺玉堂之遣招之可
謂禮矣仁弘上來也修其館宇繼其肉粟盡誠於召對之時禮
隆於几杖之賜惜賢之意藹然於永夕之教則留之可謂懇矣
今者乞退之章屢上告歸之志益堅遲遲之行將及三宿士林
失倚生民失望國家　社稷失其所賴使聖上千載一時不得
見魚水之歡者何哉豈仁弘獨善其身無意斯世耶噫仁弘平
生之所學山林之素養無非堯舜君民則何獨於今不施於可
施之地求去於不當去之日耶臣等聞仁弘登對之語陳劄之
辭言言忠悃字字藥石經幄不開言路久塞國有尾閭之費民
多溝壑之塡贓汚之法不嚴寃枉之典未伸又至於經年治獄
而天討則不擧大義則不明凡此數款莫非切中時病而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不行則去勢所然也仁弘以盡言事君而殿下
不用其言只留其身此所謂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也伏願殿
下亟行其言留之以誠則國家幸甚斯文幸甚答曰省劄具悉

當留念焉○安置綾昌君佺于喬桐王命議處佺罪大臣推官皆以為佺無謀逆之迹似不當罪鄭仁弘亦以為言王特命圍置絶島○沈憬所引鄭經世黃中允金夢虎李溟等皆拿問卒無事實言根亦絶王欲刑訊憬以本為仁弘徒弟命流鏡城圍籬安置鄭經世保放餘多以賄免尹璛等被鞫亦無言根大臣多救者王終疑之遂流璛于永興流珙于通川惟李顯門許國三省待訊而大臣不肯坐三省仍長繫○癸未太白晝見○尹銑啓曰臣昨日往見左議政鄭仁弘則以為不敢當賜几杖之意已為陳達而尚未有停止之教又有賜藥之命几杖可於朝而不可於家將去而受之此何理耶若不收成命則不如先去之為愈也十二日引見恐不能趁命云傳曰知道○成均館啓曰大司成之任以教養人才為意 祖宗朝不為差祭其意有在而今者大司成趙存世以分都摠府副摠管長在直所儒生每朔輪次及陞補製述等事一切停廢歲末之報亦將不及為之極為未安大司成趙存世分摠管改差以重斯文之任傳曰允○繕修都監啓曰文政殿圓柱造立事傳教矣當初磨鍊時

明政殿外文政懽慶等殿則俱是方礎舊制分明故以方柱造作矣今承聖教臣等反覆商議廣詢匠人欲改以圓柱則柱木及各樣材木幾盡改備礎石亦當改排云且四面前退間架舊制皆用六尺若改以圓柱則間架尺數亦當差濶工役不易今年之內似難重建且所立之柱或以為差細臣等詳問于匠人則以為凡梁柱各有定式當初十分斟酌磨鍊云臣等又以歡慶殿柱比之則此柱之大加於五分柱之大小似不至不合何以為之傳曰東向改造則似為便當速問于施文用性智等諸術官以啓○訓鍊都監啓曰幼學金弘白上疏命下該曹回啓矣近來採銀之事徒費工力而終歸於無實故招致金弘白試問其產銀之處及採取之策則銀礦在於康津海島之中戌丘一面盡是銀色而草木亦不得生焉瑞山居前僉使李孝信曾回搜討而往見取其土小許以來與前郡守安宗吉相議求得京中居端川銀匠試使吹鍊則銀子之出倍多於端川之土而其品甚好云又招宗吉問之則其言尤詳弘白之疏實出於宗吉為國利用之計也若使此言終果有驗則國家生財之道亦

在於此豈可委諸孟浪而不為之試可乎安宗吉曾於都監亦為郎廳頗有勤幹之名請安宗吉本都監郎廳稱號付軍職下送與本官眼同掘取其土或舡或陸隨其便易急急運來自都監吹鍊以試虛實然後開春即時更為下送採取安宗吉給馬刻期下送何如傳曰允○義禁府啓曰有旨令圍籬處禁府都事封閉上來中使下去何以為之且房子出入亦何以為之乎速令禁府議處矣中使往來時封閉都事亦當隨往隨來且房子出入自有他圍籬前規本官必察而舉行傳曰圍籬處出入一依前例為之禁府都事不必並為下送○右議政鄭昌衍五度呈辭答曰大臣進退係國安危豈可辭退不念國事乎宜安心調理出仕○傳曰儒將可合人依舊例令備邊司極擇議薦以備緩急之用 撰集廳啓曰鄭期遠不為收錄於忠臣中乎問啓矣今此三綱行實撰傳時皆從壬辰以後孝子忠臣烈女中外轉報于禮曹等第啓下又磨勘于政府者及平時旌門明白而成冊可據者及輿地勝覽所載者並為收錄故如朴篪尹暹李慶流等雖是表表死國之人初無禮曹等第公文故不得

收録自上下教後該曹查訪實迹更為啓下非本廳所可擅録至於李廷馣之死守孤城朴枝華之守義溺死朴𨕫之抗賊不屈人皆稱道而並漏於撰集之中殊為欠典而李廷馣則收録事已為啓下其餘鄭期遠三人令該曹從實查訪事迹急速磨勘於政府然後追録何如傳曰允此撰集之事甚多不無遺漏之寃抑必有名實不明之弊更加十分詳察收録○傳曰左相賜几杖速為舉行而外宣醞詳考古例察行○甲申太白晝見○兩司合啓曰延陵府院君李好閔開城留守吳億齡戊申奉使之時以退讓之言致查質之辱禮部移咨中許多說話又有不忍言者好閔等將命失對陷君辱國之罪論以王法合置重典其時三司齊憤至有境上拿來之請而竟未蒙允反有賞典使好閔等至今尚保有若無罪者然物情久而愈憤當其禮部詰問之時好閔等既不能陳義力辨反以讓本為請偃然馳啓使退讓之美歸於逆珒爭立之名及於聖上以致人心漸惑邪說益熾全恩之論護逆之徒接迹而起此無非讓之一字為之祟也況 中朝書籍多載罔極之語辨誣之行亦以此也則好

閔等之罪果可少貸而天討之典果可少緩乎刑曹參判李好義
以書狀官戢帶分司不能糾正其罪亦不可不治請李好閔具
僨於遠竄李好義削奪官爵門外黜送薦擧逆賊邦有常憲領
中樞府事李恒福曾爲體察使時擢拔逆賊鄭浹於麾下至置
閫防重地浹已承服就刑則薦用之人不可獨免其罪而恒福
尚帶戢名晏然自在物情久而愈憤請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答曰徐當發落此後連啓不從至十二月二十日停啓仁弘入來
首發此論讓本之說本由 皇朝禮部郎中方便指敎云若作臨海讓本送
來可以准封好閔等力辟不敢郎中卒勸之好閔等不得已啓稟非己意也○
以鄭造爲承旨朴榟司諫鄭弘遠正言○行大司諫柳寅吉正言李涏等
劄曰聖上至誠尊賢獲起霖雨之佐一國爭慶方佇清明之治
而左相鄭仁弘蒲輪纔至曾未浹月遽欲決其去就白駒難縶
輿情咸悶況以自上待賢之誠尤切鈌然之懷請加懇留使之
少須臾留在以輔聖治答曰省劄具悉當留念焉○申時王御
宣政殿世子亦入侍引見左議政鄭仁弘王曰卿在 先朝爲
大憲時猶久於朝及寡昧忝位之後每有歸志常自鈌然卿年

岭雖高精神氣力尚未頓衰𥁞卧閣論道以副予如渴之望仁
弘曰小臣情曲前劄中已盡之矣曾在　先朝牛馬之齒未及
衰耗而老親在行止不得自由今則年旣八十氣血俱耗而館
學儒生乃以不敢當之說至瀆天聽雖欲强留勢不可得也只
欲更望天顔扶曳入來矣王曰八十之年決不可冒寒登程姑
俟風日漸和徐徐下去未爲不可仁弘曰以氣力較之則决難
俟日和也王曰卿於昔年已能出萬死扶　社稷今可爲予勉
留至如疾病可以醫治之也仁弘曰臣之疾病非一朝一夕
之荄宿病積久決非醫藥之所可治也王曰卿之上來適値國
家多事身有疾病不得屢爲引見而遽有歸志尤爲缺然須勉
强少留仁弘曰近日雖有不軌之輩旋即伏刑此　祖宗之靈
有所保佑而左右股肱之臣又能盡職如臣老病設或少留亦
何能有所爲也王曰前後劄辭予當躰念但其中七臣事則本
非額受　密旨也猝然遽下於賓廳會坐之處似非渠等之所
與知也是以難用重典於卿意何如仁弘曰　先王𣅀嘗爲大
臣兩司所不知之事乎自不免矯僞之罪矣聖上龍飛之初所

當首告待罪而終無此等舉措豈曰非所與知而不爲之罪乎
當初渠等不服其罪而馴致今日是非不定邪說益肆臣之所
見如此故剳中陳之古者聖人之定亂也必先去其根柢李綱
相宋先正苗劉之罪然後朝廷乃成今之計莫若先去其罪之
尤者也王曰廢 妃之兊言人人皆言之何以杜絶乎仁弘曰
此說爲大臣者作俑若問於作俑之大臣則可知其出處矣今
若治其作俑之罪則豈有不絶之理哉王曰大臣如此何以爲
國仁弘曰臣意亦以爲然也大臣旣發其端而乃於下問之時
不指言根自以爲自發此豈可釋之罪乎王曰 先朝大臣相
繼被罪是爲未安叅酌定罪矣仁弘曰聖上待大臣之道可謂
至矣虛無之說做出如此雖不可刑訊如流放之罪亦不快施
故以至此極也渠爲躰察使時臣亦數見其爲人矣政如婦人
女子僅能自衛其身者耳於國家事本非擔當可爲之器矣雖
曰大臣其罪不可置而不問而至今保存故兊說流行不可止
也小臣常以爲此等輩旣非忠愛 大妃又非哀憐子璣而然
也此不過執此爲奇貨行胷臆快私憤而已必深知此弊而治

其根柢可也王曰卿言是也仁弘曰以私己之憤假借此說而攻擊正義之士殆無餘力此小人之尤者也其不軌之心孰有甚於此哉必先去此等大者而後可以止亂也其餘細瑣之徒雖日刑殺而不足以鎭定人心也王曰經明行修之士選用之言此甚好事但名實不副者比多有之未知當今果有名與實相孚者乎仁弘曰人才豈曰無之小臣雖不得聞見而若問於朝廷則豈無其人乎王曰如有其人則第言之仁弘曰題目甚大似難輕擧在先朝如閔純輩五六人以經明被選若言其淵源則乃徐敬德之弟子也又鄭澈之所誣殺崔永慶亦其一也今其存者唯沈宗道一人即閔純之門生也王曰蔭官判事沈宗道乎仁弘曰然矣王曰國事如此之時必須大臣銓長得其人然後可以安社稷明大義也前日引見時大臣銓長選用之意卿已言之如此之人未知誰乎仁弘曰知臣莫如君官爵已至於銓長地位者功效已著自上已洞知之矣何待臣言惟大臣銓長先擇其人則其他庶官自有茅拔之盛矣古語曰用賢如倚孤柱去奸如轉巨石苟不分清濁而用之雖有一賢者

獨何能為如堂下官臣亦未能盡知而若干人尚有之矣王曰
誰也仁弘曰其人方在宮僚乃孫倜也自乃父以孝名於世倜
性行純潔不墜家行及其並仕杜門藏修如處子焉絶不為紛
拏世俗之態也朴樟亦忠直之人也如此之人選擇擢用俾專
輔導之責則豈非萬世無疆之福乎王曰大臣銓長可合人與
經明行修之士亦皆言之仁弘曰古人云教育人才難變化人才
易若待教育而後用之則必在數十年之久矣今若舉直措枉
則自能革心革面終歸一正矣如銓長可合人以臣見之則赤
心循國無如李爾瞻也其他臣亦不知也王曰大臣可合人亦
須言之曰命起而安坐仁弘曰聖人之論人物必以可以托六
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為上父母稱孝
鄉黨稱悌者其次也今必得如棟梁砥柱者然後可以為大臣
而如此之人臣亦不知也若思其次則宋諄是也性行勁剛平
生未聞有過惡矣且臣近見市民連名來訴者問之則以其市
役煩重民不聊生皆流散外方市民之為市役者無幾矣臣已
將連名狀送于該司矣請令該司更張變通以為安集之策且

如北方則不可遥度以南方之事言之則凡禦倭之備莫急於繕修舟楫使倭奴不得下陸而今也列鎮諸将唯務為自己之謀而舟師器械日就蕩然脫有緩急將何所恃宜遣御史不特巡視尹銑曰邊將守令豈皆守法之人哉如御史之行既無廚傳之弊雖每年而遣之可也況今年凶荒如此而荒政踈脫御史尤不可不遣也糾察不法兼察賑恤則庶乎可也王曰御史可以兼管乎尹銑曰 先朝亦有遣御史兼察不法而並察守令賑濟勤慢之時矣仁弘曰邊將守令今則不以木綿載來而必就東萊貿金納小櫃子持來若欲徒以法綱治之則不可得也王曰嶺南舟師漸至解弛何以則可乎仁弘曰統制使不得其人故唯造舡載貨為其私事必統制使得人然後修葺器械撫養軍卒以為緩急之備王曰統制使頻數遞易皆非其人乎仁弘曰古有晩唐債帥之語今之將士率由此路而蔑身無識武夫爵祿既盈其貪婪無厭無足怪也而朝臣需索狼籍苟不善事無以保位故必以誅求為事已無防奸之策必須夬斷乾剛乃可以懲畏也統制使可合者前已陳之若以鄭再祐為之

使專任五六年則可以革此弊也王曰郭再祐其肯出而察任乎仁弘曰再祐前為統制使一辞而輒遁若至再論則安能終始不出乎雖無神出鬼沒之略而素能講究將方如舟師器械必能盡心規畫也且無書不讀本非武士之比前為直赴而不第者也王曰何時如此乎尹銑曰乙酉年庭試郭再祐以論二下居第二矣仁弘曰武弁中可用者湖南有一人今方來在京中矣王曰令為何職乎仁弘曰鄭汝麟前為守令者再此人可以為水使可以為兵使矣仁弘曰星州合屬事當初不知如何而處之也昌祿兇書初非出於細民而出於無賴儒生也今者革其州而屬於高靈夫星州江右之一大都護也其屬縣遠跨洛江而為花原八莒等地小民之往来於高靈遠者數三百里一投牒之頃動經旬日以儒生為惡之故小民先受其苦矣今若改其州號依准新例別為一縣監而不使合於高靈則如何如李顯門輩居在都下者亦敢肆其兇言則況遐遠之愚民安知昌祿之惡至於此耶若儒生則可更加一式年停擧以懲其惡而合屬則不可為也王曰當初以為不如是則不可以懲惡

故如是耳仁弘曰晉之爲州素稱文華之地自古稱之曰東方人才半在嶺南嶺南人才半在晉陽此乃人才之府庫也近來久委於武弁之手人心愁怨莫可收拾若以文臣爲牧使而不使兵使兼察則庶得蘇殘復舊之方矣王曰先朝以兵使兼牧使必有其意故不得容易寢罷也仁弘曰先朝必詳審而爲之矣然法久則弊生在今更張有何嫌乎王曰平時有判官乎尹銑曰有之矣王曰然則判官以文官擇遣如何仁弘曰是亦得矣尹銑曰臣居近此州詳知此州事矣奴婢甚少鄕吏僅可四五人而兵使牧使俱是大官困頓奔走似難支保以民情言之則欲罷虞候以曾經侍從爲判官如蔚山則可矣仁弘曰民情則欲以兵使還於昌原而以文官爲牧使矣然兵使不可遽移則姑以文官爲判官亦可矣王曰晉州今已蘇完乎尹銑曰尚未也武夫之爲治豈能蘇殘哉仁弘曰御史不可不遣方今民心離叛軍情渙散極爲寒心若不汲汲保恤則旣散之後雖欲收拾末由也已王曰卿之所言予嘗軆念今日已暮不得從容設使下去近可姑留當更引見仁弘曰小臣衰病已

深入來極艱決難更入所帶密符即欲還納矣王曰卿欲長往
不勝缺然必欲決歸不敢强留然日氣不至甚寒姑宜少留若
密符則時未觧耶何可還納乎仁弘曰區區所懷旣盡陳達病
勢已劇決難更入前承引見之命姑此少留者以一出國門不
得更望天顔故今日艱難扶入此後安敢更留乎王曰尊賢之
誠未至致卿欲去幸留數三日當更引見仁弘曰數三日之留
豈有絲毫之補哉永訣國門其在今日飮食專廢更留數三日
則言且不能出口更留何爲王曰須調理入來仁弘曰臣之疾
病非一二日可調之疪若留數三日病勢更重則登途亦難以
是爲悶王曰過　國忌後當即開筵須勉留仁弘曰退而更思
王曰觀卿意必欲明日下去予疇與爲國久留則不敢望也未
可三四日留之耶仁弘曰退去當觀筋力而爲之命宣醞一爵
仁弘起去王命就坐更加一爵遂起去王命尹銑曰左相若決去
一邊來啓一邊遣承旨勸留尹銑曰左相年老有病勢難久留
歸計則已定而所以決去之速者賜几杖之禮該司官員排設
於寓所以是尤不自安云耳王曰若然則几杖之賜姑觀勢爲

之賜給貂皮五十令酉時罷出傳曰御史事當量處晋州判官事令循邊司議處他餘事令各該司回啓○乙酉吏曹啓曰內官方俊豪輔國追贈與否更爲詳考則以翼社功臣追贈輔國而府院君則不得下批以西河君下批矣傳曰許滋依方俊豪例追贈○户曹啓曰頃曰兩倉頓竭近道田稅啓請下諭氷凍前催送矣今者京圻田稅已盡来納而其数不滿四千石比上年减縮幾千石江氷朝暮將合湖西海西水邊田稅亦已催来而今女未及運到於氷前非但正月頒祿過半不足日下經費萬無支過之勢極爲悶慮大抵收稅之法下之下爲最輕一結出米僅四斗雖甚凶年此稅則民以爲應納之物依常覬皆自直納而守令等聞枯損摘奸之令或已爲收捧於民間而剋減其数以爲私用者是則米已出於民而稅不入於國民未蒙惠而稅日以縮極爲痛甚京圻海邊固爲失稔而不至於湖南之尤甚江華豊德與喬桐壤地相接被灾之多少宜無異同江華豊德比去年一樣而喬桐則元稅二百二十石內所減者二百一石應納者只十九石其沆濫虛僞之狀灼然可見事甚駭

驛喬桐縣監依事目罷黜其他各邑或無減於上年或減其半或減三分之一任意低昂災傷重事殊不的實令本道監司更爲明查從實磨鍊急速畢上納事行移何如傳曰允此時守令遞易有弊姑推考使之准數上納○以左相鄭仁弘劄子傳曰贓汙事今方啓處李元翼等事議他大臣以啓又傳曰左相劄子逐條議處○傳曰 大妃殿誕日表裏自上看品後使該司官員待候于 大妃殿門外俟內官之徃進入○以李準爲開城留守鄭遵獻納韓玉司書○戊子都承旨尹銑啓曰幼學趙榮生即呈上疏見其辭意外托討逆內實顯護李顯門等欲盡網打三司及鞫廳諸臣空國之計極其陰慘況顯門頃於明倫堂多士衆會中大倡兇逆之言公論已發今方拿鞫極惡大罪人渠何敢營救至此乎然係是儒生之疏不得不捧入傳曰知道○書籍校印都監啓曰方印四傳春秋東文選等二大秩已印及未及印冊紙數多積置而本月初八日夜間拔去鎖鑰偷出進上冊紙百餘貼此外亦有見偷物件二冊已印件則幸而得免此由慢藏而然平時本館守直軍多至十名亂後則多不

過三名近來或二名或一名或全然不定去八日被憸時亦
迷劣守直軍一名來在一隅專不譏察極爲駭愕請其日直
宿官負推考守直軍令攸司囚禁重治其見憸紙貼庫子唱
准等分徵今後守直軍多數定送事捧承傳施行傳曰允○
戶曹啓曰左議政鄭仁弘昨夕抬本曹書吏今冬等祿俸還
爲出給敢啓傳曰速令倉官勿受遣史官諭之使之安心還
爲受用○已丑右議政鄭昌衍六度呈辭傳曰此非大臣乞
退丐閑之秋也調理亟出毋庸固辭○領敦寧沈喜壽上劄曰
臣犬馬老齒已迫七十蹇濕積年之病行步多躓消渴終身
之疾引飮無節肌肉日益消精神日益耗加以深冬之後宿
患胷脇痛往往而劇痎熱上乘咳嗽達夜已絶陳力之望恒
懷乞骸之願而姑待鞫獄完畢冒死趍走鍾鳴漏盡情勢悶
蹙者久矣近者朝廷之上正論方張申嚴全恩之律於彈章
中臣亦妄參全恩說之一人也臣之爲此說雖在於赴　京
使臣讓本狀啓之先而其所以辛意穿鑿得罪於萬世公共
之王法則豈有早晩輕重之殊也至以護逆二字互文而同

論則極天究痛固所不服於心若單提而直斥之則將何所逃於盛世之三尺哉而一躰諸人之中獨保官爵於八年之間豈非倖濫不均之甚乎言念及此尤不勝竦慄之至伏請聖明天威亟施貶黜之典以為人臣孤恩負國者之戒公義幸甚私情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安心勿辭速完鞫獄 ○傳曰會講盛禮也昨日大雪則傳未詣前講院亦當詳議入達于東宮方便善處而冒雪強行似為未安今後臨時詳察為之

○殺佺于園所佺既就園守將寢之石堗又以沙土雜炊飯飼之佺不能喫官僮名義生一人在側常以其所啗飯分進守將覺之不許官僮飯其中使坐棘門外飯僮私與佺約密布衣裾於門内僮時以匙飯過擲佺得一二匙喫佺不勝苦一夕作書付官僮辭訣 父母給僮出户自經死守將詐以病聞旋告訃王佯為驚怛之狀寔諷之也初官僮不敢出其書藏以沙盒埋土中今 上反正後始上之手迹宛然始知其諱日云 王既聞 㝎遠第有旺氣之説遂奪其第為慶德宮基○庚寅尹銑啓曰前頭有經筵而左右史不備明日大臣

爲翰林取才之意敢啓傳曰依啓 ○傳曰金千鎰等收錄於
忠臣之列則如李大元李舜臣元均李億祺崔湖李福男任
鉉等死於國事之人何不收錄乎此人等詳議定奪以啓又
傳曰此箋跋大臣大提學同議勘定以用 ○傳曰日氣極寒
三闕慶運宮直宿軍士優給空石俾勿傷病 領議政奇自
獻上劄曰臣近來左臂生兩腫黽勉逐日供職爲衣裳所磨
戛痛勢日加欲受由調治而特任相臣中臣自獨行不得任
意呈告有若無病者然極爲悶慮臣之每每生腫由於久廢
沐浴壅壽而然今則冬節過半立春漸近臣欲於近日受由
下去留十數日調理沐浴正月晦二月望前還來未受由前
請命先遞臣職以便治療不勝幸甚答曰右相方爲呈告此
時不可下往勿辭調理以行速完獄事仍遣內醫看病 ○辛
卯傳曰佺圍籬安置處鑰匙持來在京云其下去宣傳官給
送宣傳官即俞世曾世曾窮兇極惡而爾瞻之腹心也世曾
下去之日即綾昌絶命之時也 ○傳曰日候極寒而左相亦
年高朝講特刻以巳正差退 ○傳曰喬桐佺病重云急速遣

醫賫相當藥救療且下諭別將十分救療如有不謹之事當
拿致不饒○壬辰韓纘男啓曰喬桐下送秘密有旨時急之
事請令禁軍給馬賫送傳曰允○傳曰明政殿重建時立柱
日百官會參事問舊例議大臣講定○傳曰全有病醫官以
內醫擇送○領議政奇自獻上劄曰伏奉聖批以右相方爲
呈告此時卿不可下往勿辭調理以行速完獄事爲敎至遣
內醫看病臣不勝感激隕越臣之腫病連綿不絕而近以獄
事逐日奔忙雖冬月終日冠帶束縛熱極成渴有如遠行之
時馬上勞熱雖冬月飮冷無節還家則必飮冷水一椀猶未
清快煩熱難堪兩腫仍出於左臂非但磨戞漸傷牽引刺痛
症勢轉劇此由在前腫症惡汁未得盡出濕熱未得盡消而
久廢沐浴之所致極爲悶慮右相素康強今雖有疾必不久
自差臣則素以肥濕之人每患腫症無時久止如此而可望
其無事隨行乎况相臣重任不可久妨賢路當今廷臣中必
有康強可合之人且相臣必備三負其意有在臣之生後亦
未見一相如臣獨自行公之時伏乞聖慈許遞臣職亟出他

大臣使之行公使臣得以調治也今有召命而臣病勢如此
不得趍詣逋慢之罪亦大伏地待罪許國事前日鞫廳諸臣
會議時以其拘情理或然已為隨衆議回啓故再眊收議時
不為並議臣今無容別議近有各為獻議之例又有他大臣
在家獻議之例諸臣必以此又有獻議也如是並瀆不勝惶
恐待罪答曰省劄具悉宜遵前旨安心調理以行○癸巳司
憲府啓曰訓鍊都監郎廳崔有海處事顛倒箠楚過濫不但
軍卒怨咨大將以下無不被其折辱提調亦不得禁之其驕
妄縱恣不識事體甚矣請命罷職○司諫院啓曰柱下之任
乃一國極選近來史官相継呈告每為請出假注書已為未
安而今者至以鄭洇首擬人望未洽請鄭洇遞差今後注書
史仕十五朔計日遷轉其間如有不得已事故假注書各別
擇差答曰依啓○兵曹判書朴承宗針灸呈辭傳曰日氣寒
冱獄事亦有未決者姑待鞫完從容針灸○甲午尹銑啓曰
左相今日陳劄後仍為出往門外云敢啓傳曰知道寒感方
嚴此特卿不可登道姑為勉留事遣史官諭之○尹銑啓曰

即刻注書金是柱左議政鄭仁弘處以姑為勉留之意諭之則鄭仁弘曰臣不敢登途而遠行只以留在城中一刻為悶今日姑為出城觀日勢發行云矣傳曰遣承旨敦諭使姑勉留○鄭造啓曰臣承命往諭則鄭仁弘曰不可不去之意已盡陳達於前故今日欲出城仍為發行矣至於遣承旨敦諭不勝感激姑留數日後發行云矣傳曰知道近當開筵姑勿為下去之計事明日更遣承旨諭之○乙未韓纘男啓曰李恒福李好閔等事他大臣皆病不收議之意入啓則知道答下矣此意言于臺諫乎臺諫所論之事留滯未安敢稟傳曰更問他大臣以啓○任兟正啓曰臣承命往諭于左相鄭仁弘則曰少留之意既已陳達而今又如此極為惶恐一日間加留云矣傳曰予畏寒不得出入姑待數日日氣和暖開筵矣且當此極寒決不可出往姑為勉留雖或下去待歲後日氣和暖下往事遣承旨更為敦諭○韓纘男啓曰臣承命往諭于左議政鄭仁弘則曰臣老病日漸羸瘁入城以來尤減飲食一日所食不過數合若久留則必有狼狽之患歲後下

徃之命決難承受近雖嚴冱必有稍和之時姑待五六日入侍
經筵後下去矣傳曰知道○撰集廳啓曰有教金千鎰等收
録於忠臣則如李大元李舜臣元均李億祺崔湖李福男任
鉉等死於國事之人何不收録乎詳議定奪矣右七人等事
迹依前鄭期遠例令該曹訪問入啓定奪釜山僉使鄭撥與
宋象賢同死於賊亦令禮曹訪問入啓收録傳曰允○右議
政鄭昌衍七度呈辭傳曰此誠何時而卿之辭退一至於此
乎宜遵前旨調理出仕更加盡瘁○兩司合啓曰臣等將李
好閔吳億齡奉使失對陷君辱國李好義不能糾正李恒福
舉薦逆賊等罪論列備盡而以係當發落爲教臣等仰俟天
意之回公論之行遲延累日尚靳罪罪之命臣等不勝悶鬱
焉好閔億齡好義恒福之罪昭在人耳目不但物情共憤前
日大臣榻前陳啓則他大臣之意亦豈外此請賜一兪李顯
門以廢 大妃之說既發於泮宮多士之會而及其供招也
托以傳聞不爲直對是何等語而既發還諱乎窮問此人得
其言根則渠所謂因其人心之失欲逞不軌之迹亦可知也

請命嚴鞫以得其情答曰李好閔等事徐當發落李顯門令
鞫廳議處李好閔等事連啓不從○韓纘男啓曰李恒福等
事禁府收議於他大臣則皆病不收議云傳曰雖病豈至於
不得收議乎更問以啓○傳曰當初佺押去都事具旹伯仍
着重大板枷以片石冷堗入置別將與本邑倅凡飲食救療
等事不有傳教多有不謹竟致如此具旹伯別將李應星喬
桐縣監黃廷說並拿來嚴鞫定罪京圻監司盧稷亦不撿察
並推考喪事另加從厚 既令殺之而又罪其人何異於刺而殺之
曰非我也兵也○丙申太白晝見○傳曰軍士代立之弊今亦
有之縱恣無忌之事兵曹亦不撿飭極為非矣今後令兵曹
十分嚴禁犯者依律重治不饒○户曹啓曰左相引見時啓
辭市民給價事令該曹吏張變通事各該司回啓事有傳教
矣該司所儲一掃蕩竭進獻及唐官需索之物不能措備不
得不貿辦於市緣司贍無一疋之木近年未給之價多至五
百餘同臣等多般拮据先為題給者二百餘同今將隨備隨
給而該司逐朔逐日貿用之物日漸加出罔有紀極掃盡給

價恐無其期臣等不知所以爲計更張變通之策令廟堂熟
講施行傳曰允○司諫院啓曰近日百司怠官凡回啓等事
皆有定限而留時積滯上澤不究下情不達至於獄訟與奪
生死莫肯留心以致抱寃莫伸有罪不治悠泛度日請今後
回啓聽獄斷訟一依 祖宗定制施行如有稽滯掩置者台
其司堂上郎廳從重推治答曰依啓兩司亦勤勤察職啓辭
趂早爲之勿致逐日留門○韓纘男啓曰禁府都事來言李
好閔李顯門等事大臣皆病不收議云矣傳曰李好閔等事
更問大臣李顯門事明日大臣推官命招議處○傳于京圻
監司曰往喪事別定差使員不輕護送○弘文館副提學柳
潚副應教孫倜校理柳活李挺元副校理金質幹修撰辛光
業柳汝恒等上劄曰人君之討罪也罪重則重之罪輕則輕
之輕重各得其當然後有罪者懲懼而人心服矣苟或罪關
宗社而不問薦其逆黨而不治犯於悖逆而不討則其可謂討
罪之得其當乎臣等伏覩頃在戊申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前
留守吳億齡等讓奉之說其奉使失對隔君辱國之罪至此

極矣殿下承　先王付畀之命受　天子監撫之　勅正位
春宮十有七年則讓之一字何所據而做出耶禮部之詰問
差官之查質辱莫大焉而　中朝書籍多載凶極之語則此
無非好閔等之罪也刑曹參判李好義身爲書狀職兼分臺
坐視國家之顛沛而不能糾正惡得免乎噫有可問之罪無
可賞之勞罰不施焉賞反及之國家刑章可謂得其正乎領
中樞府事李恒福曾爲體察使時擢拔逆賊鄭浹於麾下至
置閫防重地浹既就服正刑則薦用之人自有其罪而尚帶
職名薦用之際雖未能知人而卵育之罪亦不可容貸國之
刑章可謂得其當乎李顯門以慶　大妃失人心救　大妃
得人心之說公然大唱於泮宮多士之會其兇逆罔測之言
一出於口則犯上不道之狀十目難掩而及其供招也反稱
館儒搆虛捏無愆意欺罔臣等雖未知前日鞫廳獻議之如
何而又下鞫廳議處之命顯門一昌祿也亦一顯慶也決不
可假息於覆載之間鞫問尚稽顯戮不加國之刑章可謂得
其嚴乎嗚呼義理晦塞人心極惡將使命者罔念君臣之義

為大臣者不察兇逆之徒假儒名者敢肆不忍道之言傾陷
君父無所不至甚矣失刑之害也全恩之說一起而不問讓
本之罪讓本之罪不加而繼有護逆之論護逆之罪不治而
疊出亂逆之變此豈非聖上含垢納汚當罪不罪王法因行
人無所懲惧而然也輿情久而愈鬱公論久而愈激伏願殿
下快從公論各以其罪罪之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當議
處焉○答兵曹叅判李冲疏曰同氣之病至請解職事涉法
外況繕修大役方急雖有疾病勿為更辭調理察任○傳曰
喬桐新縣監速為差出給馬即為下送以治倅表○領議政
奇自獻上劄曰伏奉聖批以省劄具悉宜遵前旨調理以行
為教臣不勝惶恐悶迫之至臣之腫症少無差歇頃有召命
而不得趍詣措躬無地若無所容窃念相臣之職為任極重
苟非才德傑出者則不必以一負而長帶重任任其死亡而
後已也因病而遞之因辭而遞之亦養廉耻之一道也如臣
者其才其德寔是俗流中混同之人而一年冒據已為不可
況二年冒據乎福過灾生病至於此若至三年冒據則必有

不測之禍生於意慮之外爾時雖聖上欲救之而亦難豈不
大可畏哉今臣之辭非但事勢之爲然適又病患如此堅硬
略無消散之漸刺痛難堪熱極而精神昏昧飮冷無節不能
任意坐卧雖欲行公其道無由或至於因此遽然不必負病
帶職以致瘝曠之罪玆不得已陳劄至再至三而不知止也
人言先王朝相臣二員一時呈辭又或言劄辭與呈辭一
揆故頃日相臣亦有劄辭得遞之例而今遞他相呈辭故不
以呈辭而以劄辭非以劄辭輕於呈辭而偶爲之也當時原
任之臣亦與聞國政案與特任一躰觧職無異於帶職伏乞
聖慈察臣危懇遞臣職名則聖上成臣子退讓之美臣病亦
或有減歇之理不勝幸甚答曰劄辭具悉此非退讓之時且
一司兩呈非例也大臣先自杷法可乎況獄事未完大臣豈
可並入抛棄職事高卧不起乎宜遵前旨調理速出○下諭
平安監司金蓋國曰前日助工布上送之数元定外至加千
餘疋況此大役方興經費難継之時别送米豆多至千石若
使八道藩臣盡爲如此則繕修之役何患不成賜給熟馬一

匠以示嘉奬之意繕修之役民力蕩竭而西邉則又有使命之供億軍餉之接濟雖薄斂而節用猶恐民力之難支况於元定之外又加千疋之布千石之米乎剝民之膏推民之髓以為固寵於昏君之計其罪不止於逢君之惡而已乃賜馬而賞之盖欲使八道效之也○己亥傳曰慶源府使鄭如麟加資以仁弘薦之故也○答領議政奇自獻劄曰大臣以徇國為義當此之時詎為獨安之計乎宜遵前旨更勿控辭調理以出○以朴楗為大司憲柳澗為大司諫孫倜為執義金質斡為司諫李命男黃益中為掌令趙國賓為持平姜績為獻納韓詠洪堯儉為正言金坽為注書○庚子傳曰許任圻甸近道守令待闕除授任針醫也○兵曹啓曰諫院啓辭近日百司怠官凡干公事傳教回啓等事皆有定限而留時積滯掩置不擧者各其司堂上郎廳從重推治事允下矣此必專由於臣曹不職之致竦然而惧汗出沾背各項公事逐日挨考如上言之徵皆即回啓矣其中論責公事多以照例判下前例不等未易

考出且此係于恩命之事不敢率易取禀至於上疏言多
不中不可不從容參酌回啓故不無過限矣第今秋冬等
都試緣朝廷有故尚未開場即今歲暮天寒決難擧行此
亦臣等不職之罪中日試射無或稱頉令番有故則後番
追射以其試數磨鍊於付祿時宜當都試則待來年正月
急急開場事並捧承傳申明何如傳曰允○右議政鄭昌
衍八度呈辭傳曰安心調理以出○辛丑尹銑啓曰右議政
鄭仁弘冬等祿俸不爲受用雖因戶曹啓辭遣史官諭之而
方有去志仍積置寓舍旅槖已空極爲艱窘云傳曰更遣
史官敦諭使之安心受用○戶曹啓曰湖西田稅船到泊於
通津浦口處置難便欲以都監軍士十二月朔粮爲先支放其
代以後來三手米本曹取用事啓下矣續接瑞山林川結城
等官所報各官稅船亦爲阻氷於富平等地通前後所到
幾至四千石都監一朔所支之外餘數尚多三手粮亦多
在其中旣難沒數支放則未免留置江岸三手粮則令都
監速爲處置田稅則曹郞一廳下去令本官移置民家近處

多定軍人守直而當此寒冱本官人民勢難獨當近官數邑
替番嚴守且定哨官武士巡邏守護俾無虞踈之患富平所
到舡若未能回泊江華則一躰施行爲當傳曰允 ○壬寅尹
銑啓曰左議政鄭仁弘冬等祿俸使之受用事回傳敎注書
金是柱往諭則曰秋等祿俸尚未盡用若盡用則冬等祿當
受用云矣傳曰左相其欲從赤松子遊乎自政院措辭敦諭
使之安心受用 ○任就正啓曰回傳敎更爲措辭遣注書金
是柱敦諭則鄭仁弘曰秋等尚未盡若盡則安敢不受云矣
傳曰知道

光海君日記卷第九十七

卯乙

光海君日記卷第九十八

十二月朔癸卯議政府左議政鄭仁弘上劄曰伏以臣頃日入侍将退伏承聖教曰今日未及言者退而更陳於文字中可矣臣聞命感激将何以副聖明虗己之盛也臣聞書曰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爲上者爲君德也爲下者爲民生也人臣之道不過此二段臣頃日所達如頻接儒臣講論治道蠲免賦役以活飢民明好悪定取舍以正士大夫之風擇宮僚專責任以期日躋之功伸理冤枉以洩神人之憤等件事無非臣爲德爲民耿耿于中願塵於天日之鑒而今得效其一二果蒙聖明優加殊荅庶有底行之望而感激之極言不能自已況復有更陳之教乎敢以一二未盡達者仰瀆焉其一曰遵用舊規收拾遺材臣聞孔子曰爲政在人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書曰旁求俊彦列于庶位言偃之爲宰也孔子以得人爲問大而一國小而一邑莫不以取人爲先務緊可見矣臣不佞遠引試以 祖宗朝與 先王時事言之往在 明廟朝搜擧逸民特除爲守令其時曺植成運成悌元等若干人俱登

薦書雖或仕或不仕皆名世之賢也逮乎 先朝聖明知取
人不可局於科目別立名目設經明行修不次擢用才堪守
令等四五條而不以爲煩蓋以士之在世有素尚高趣不屑
以科目求進者有悃愊無華志在循國而短於進取者有
才皃可用而屢擧不成退伏田畝者此等人材非科目所能
盡故也當是時閔純崔永慶趙穆韓脩等俱在選中雖或
就或不就亦皆一時之名流也其次柳夢鶴洪可臣等十數
人亦皆以賢能著稱或爲臺府之官而 先王有世未嘗
無人之歎或爲州縣之職而民有召杜之稱蔚然爲明時之
盛美豈 殿下亦嘗聞知也比年來寂然無此擧措士子爭
趨於科目不復知有士行若不爲聳動之擧以新其觀瞻則
無以振頹風而收人心伏願我殿下思 祖宗之舊規念人
材之或遺令該曹廣加搜訪彙分標題隨其材高下而授
之任則濟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雖未保其必得至比於
今之百執事宜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矣况爵祿所以勵中
人仍以此作成之則彼脩行於家而求用於朝者亦當待

文王而興將為㷼翼之需而不可勝用矣伏願聖明留意焉其二曰施保民之政以悅民心凡生民者殿下之赤子也飢困流離之狀頃日剳子中及兩度入侍之日已為畧陳矣特以時事之憂虞者言之比年來逆變內作人心聳懼而誣告者繼起故人將重足以目而氣象愁慘旱荒外劇軍民怨號將有土崩瓦解之患未知殿下何以善其後也竊聞江都之粟無斗斛之儲盡入於貴勢之家統營軍實蕩盡於京江之輸數百年內外之板蕩未有如今日人心之携貳未有如今日而究逆之根柢未拔異論之撓惑未已臣恐不逞之徒不可保其無幸釁竊伺之虞也昔鄧禹當時勢艱危之際進策於君曰延攬英雄撫悅民心正合大易養賢以及民之義與孟子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之遺意而為漢家中興第一之策焉若殿下薄賦斂省浮費三務全失之地蠲免賦役嚴治守令貪饕之習以悅民心布告中外使民知聖明憂民之盛意則垂死之民將皆感悅忘其飢矣噫收拾遺材感悅窮民以風動一時則庶幾扶持世道於萬

分之一也伏願殿下留意焉其三曰虛已納言以開諫諍之路臣聞人君者元首也大臣者股肱也臺諫者耳目也股肱耳目各有其職故曰股肱惟人耳目亦然四者不得其職則元首豈得獨安於上乎故從繩而直者木也從諫而聖者后也自古以來從諫如流爲人君盛德者以此也今殿下靳於從諫輿情頗鬱意者爲臺諫者大遺而小論剛吐而柔茹擧劾失當墜落風稜故殿下輕易之不復以其言爲意也然恐此未必不由於殿下小從而大拒柔允而剛不允故也似聞臺官論贓吏與助逆者久未蒙允不免停止臺諫之風日衰欺罔之勢日盛私門爲尾閭而邉儲一蕩債帥如虎攫而京船絡繹倉庫罄懸海山童赭若猝有數千師旅之象數月之需則龜背之刮毛也無糆之不托也國之所存不亦難乎殿下受 祖宗數百年艱大之寄 廟社之重一朝壞之於狐鼠之徒而不自惜乎此皆臺官不得其言而掊克奸濫之徒無所忌憚故也長此不已耳目之官不免解體反以呼唱於市道爲羞恥恐城門開言路閉者不幸而近之殿

下之孤立至此愈甚臣竊閔焉伏願殿下不以臺諫之論爲皆不足聽也傾心聽納使其風采小振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而群小屛息則朝廷由此而得尊四目益明四聰益達太平之治庶乎其可期也伏願殿下留神焉其四曰正王法誅亮逆夫亮逆之漸非朝夕之故根抵未拔衆孽橫生理所自然殿下自戊申以來雖曰治逆只去其枝葉而根柢猶在昌祿之亮書顯門之亮言實出於耳濡口習之餘而不自覺也蓋亮逆之徒陰蓄異志畢竟敗露而其謀不成心懷怨疾必欲陷一時君臣於罪過之中做出亮言至於此極臣實不知廢之一字以爲誰當廢之殿下全母子之恩廷臣盡君臣之義正與皐陶之執舜之竊負各有其道而已若木人鬼鵠之妖則古亦有之而宮省事禁非外人所得詳知再下教書播告之脩而彼輩終不之信反謂許多妖惡之物皆虛僞之作若是則妖惡之物反爲誣陷母后之罪將以其罪欲加於誰耶其爲逆不亦甚乎於昌祿乎元翼唱於先而茂績顯門之徒和於後必欲快私忿逞邪謀日夜旁伺無所不至莫

念其自陷於大逆貴戚之人亦頗不免豈人情乎若殿下一入其計中則殿下之忠臣義士皆將打盡於一網中而事有不可言者矣殿下亟舉王法以正常刑則庶幾有辰如之吉也伏願殿下審察焉臣老病甚矣勢不能更留都下不得不以區區切迫之私仰塵於聖鑒之下也臣初非窂闋長往之人昔在先朝嘗忝掌令之任供職踰半年當其時臣牛馬齒四十餘歲而老父母俱存仕止久速不得自由故留寘如此之久壬寅年間又被召命爲憲府之長病不能供職一卧東湖四五箇月而歸今則父母俱亡臣亦老耄踰致仕大閑已十年無餘日可以期向雖欲耽戀清朝得乎再得入侍一禮東宮皆感風寒咳嗽大作氣息益甚喘息短促聲音噎澁言語不成口失食味所噉益少時諳鶴廳之教亦不能奉行常自悚惧決不得留過時月每思聖明少留之音不覺感淚潸然前日所陳所學阻於前一段或可隨時勢而弛張也疾病掣於後一欵則不得勉強而自爲晝夜而思無以爲心不知所言敎以前日文字中所陳與

兩日榻前所陳若干耄言留爲晉身之獻若殿下不以爲
不可底行少留聖意則言行道亦行臣雖在嶺海之遠猶
在殿陛之下矣惟殿下垂察焉解所帶密符送政院王遣承
旨鄭造諭之曰姑爲入來見予後下去仍送廐馬一匹仁弘
對曰臣不可留之意備陳於劄子中不敢承命王答劄曰省
劄不勝缺然予方卧病此時大臣豈可下去乎姑還入見予
後下去予將調理引見劄辭當體行焉更遣承旨任就正賫
劄答往諭使速爲入來仍授密符○全羅監司李德泂因
羅州牧使金弘遠牒報馳啓曰十一月十六日未時艮方虹霓
亘天雷聲發作良久殷殷雨雪交作大風振起有同夏月當
此閉塞之節變異非常○承旨任就正馳往典牲署前諭
以傳教之意仁弘對曰臣聞上體未寧受針故已留三四日
聞停針之言知上候蘇復故出去臣之不可復入國門之意
下覽臣劄辭則可詳矣密符不得已佩去行且待罪王又
遣承旨黄謹中諭使還來○甲辰太白晝見○仁弘不來又
遣右承旨韓纘男諭之○傳曰文政殿明春擇日以圓柱改

立似便詳閱于諸術官議啓〇答領議政商自獻劄曰顧
予渺末有何得罪於諸大臣而吟痛針藥之中三公爭上
辭章大臣循國之義其果如此乎此無非不辟忝位之致仰
屋竊歎而已卿宜勿辭調理以出勉輔國事〇乙巳平安監
司金蓋國馳啓曰伏准戶曹移文內以本道參價布則每匹
米十七斗奴婢身貢則每匹作米三十斗又伏准有旨內以
本道近海各官米太租合三萬石解氷即時上送于移轉所
云臣竊念本道農事雖曰稍稔風雪旱霜損傷過半今此
海邊各邑應上納米太租不下二萬石奴婢貢紬作米之數
亦一萬二百餘石繕修廳作米亦不下萬餘石而濱海田案
不過四萬餘結夫以四萬結大無之所收辦出五萬石許多
之穀則雖盡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決不可取盈於徵科且
今市價參價布則匹直米五六斗而今責十五斗奴婢貢紬
則亦不過十五斗而今責三十斗勒定倍稱斂怨罔極各邑
奴婢齊來願納二匹情極矜悶前項移轉米太租三萬石及
中和平壤兩官田稅雖不計種粮而上送參價貢紬作米商

量裁處使赴京一路之民俾無潰散之虞○承旨韓纘男啓
曰臣昨日承命初昏到龍仁見左相鄭仁弘諭以聖上至誠
召還之意則曰臣數年以來有痰盛氣急之證登途以後頓
減食飮日漸柴敗雖欲更入都門勢難進去前路甚遠得返
家鄕亦未可必再瞻天顔永無日矣臣之所懷前日登對及
劄辭已盡陳之更無所達只望歸葬故山而已聖敎勤懇狼
狽至此罔知所答云仍移時涕泣哽咽不復言矣臣見仁弘
氣力委頓痰喘極重勸留一日調理則答云當姑留今日且
其孫鄭稜以爲祖父痰盛欲得竹瀝蘇合元生薑傳曰更
遣承旨使之安心調理從容上來見予後下歸事敎諭命內
醫急速下去救藥○丙午承旨鄭造啓曰臣昨夕承命僅
出城門達夜馳去平明入龍仁縣左相時未離發臣卽以下
敎之意反覆敦諭期於姑留則曰屢遣近臣溫諭益切感
淚交橫更無所達第臣以不可更入國門之意已盡於劄子
今不敢承命臣曰遣臣敦諭切欲更見而所答如此臣無以
復命仁弘曰臣亦自知罪大行且待罪云仍發向陽智矣

傳曰知道○吏曹啓曰星州合屬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
竒自獻議前者曾聞逆賊所出之地縣則合於他邑州則降
為縣近日西原忠州是也如洪川吏無所降之事故合於春
川星州嶺南大州也合於他官則賦役不無减縮之弊且無
前例降縣似當但未詳格例果如臣所陳伏惟上裁領敦寧
沈喜壽議以大邑屬於小縣似無前例州府降為縣監如
平時安東水原近日忠原西原等例未為不可若必永革本
州以附他邑則附之於大丘稍巨之地未知如何若全屬於
一小邑則土壤有偏重不稱之分南北有爭不便之患臣
實昏耗未能的知處置之宜伏惟上裁右議政鄭昌衍議
臣全昧地形難可遥断令本道監司量其遠近參以便否啓
聞然後定奪未知如何伏惟上裁左議政鄭仁弘榻前進
啓之說又不出於改號降縣不使屬于高靈之意自知不敢
容議於其間上裁施行何如傳曰依領右相議施行○禮曹
啓曰議于大臣則皆病不收議而本曹之意明政殿重建事
涉大慶百官會參似為無妨惶恐敢啓傳曰依啓 改創舊

殿以方柱爲圓令百官會祭未知何禮也○丁未以昨夕鄭
造回啓事傳曰緣予待賢之誠淺薄不能使卿安於朝廷
之上展布其所志反使卿冒寒夜發顚沛於氷雪長程深
用悵然寢食俱忘陳劄之外又有所言之事一一詳陳于承
旨使之來啓且天寒路遠好爲行李待日暖更爲上來事遣
承旨任軌正諭之又傳曰左相旣有避心竟不回來予情缺
然令該官賫几杖照舊例具酒樂往賜兼行餞宴都承旨
與中使偕往詳細傳諭雖或固辭敦諭仍授又傳曰左相
賜几杖教書速令製進又傳曰左相不意下去一路護送事
下諭于三道監司承旨尹銑回啓曰左相路由鳥嶺故全羅
監司處則不爲下諭矣○繕修都監啓曰文政殿以圓柱改
造事命下矣若用圓柱之制則間架尺數甚爲狹窄不可仍
用舊制柱礎亦當改排一依宣政殿之制營建乎敢稟傳曰
依宣政殿例營造若庭除狹窄則不必依宣政殿例造成因
地勢十分善造但殿内亦狹則圓柱何必太大都監十分詳
細參酌善處○義禁府啓曰因臺諫啓辭李好閔等事李

恒福事承傳敎議大臣則領相竒自獻議戊申年則臣在外方通報書狀朝報皆未得見未知其時曲折事情己丑年則臣未及出身朝報未得見到今或言其時相臣被論而未知其詳臣非但病勢如此欲為詳察獻議而忙遽未有所聞不能獻議極為未安措躬無地伏惟上裁領敦寧沈喜壽議李好閔等奉使失誤各項罪名實與臣等妄陳全恩之凱相為近似今方席藳待命之不暇尚何敢抗顔議人之罪哉至如李恒福薦擬逆賊差遣絶塞似非擢用梟雄右職之比而平遷超授不得不謂之擧主此所以公論之再發於今日者也其與昔年盧守慎謬薦逆賊者同出於千萬無情而守慎亦未免被論一時守慎即臣之從母夫也詳知其時之事只罷本職以示其罰伏惟上裁右議政鄭昌衍病不收議傳曰知道領相豈不知好閔等可罷與否而獻議未詳殊非為穩所見一一直陳使之明白獻議右相處並閣以啓○戊申吏曹參議金緻嘗以覲親事呈告歸清安地至是還朝來時遇鄭仁弘于龍仁仁弘謂緻曰

俺遠在嶺外不識時態每謂一時儕輩皆能一乃心力表裡
無間近來入城審察人情名雖儕類內外心迹兩面二舌比
比有之俺與令公相識已深而或有游辭間之者甚可駭也
緻問閤者誰欽仁弘曰但言渠反覆情態而已不須言其姓
名因語及他事曰七臣罪狀俺屢啓榻前而臺諫尚不論
啓時事已無可為方今朋黨各立邪正相較固不足恤至
於名為吾輩者亦無十分相信處不如謝事歸田僅保軀
命云○承旨黃璡中啓曰左相處賜酒樂事公洪慶尚監司
等處有旨時急請以禁軍給馬下送傳曰允○王世子遣
宮官李之華以貂皮笠耳掩一臘藥一封往遺左相○己酉
以左議政鄭仁弘處賜几杖酒樂事都承旨尹銑注書金縏
禮曹正郎朴守緒中使崔彥俊等承命拜辭而行○王若
曰哲人作輔任既委於股肱元老告歸禮宜敦於几杖肆錫
養老之具庸彈崇德之規粵從黃帝之創成抑有蒼姬之
備設漢褒卓茂式顯高年晉寵魏舒克彰宿望素能比潔
毛玠清標玉以喻溫袁逢沖度矧此達尊之可尚寧將往美

而同論惟卿洙泗正宗丘園嘉遯三台應象啓泰運於樞衡八柱衝霄著茂勲於鐘鼎秋霜烈日人服直聲威鳳祥麟世爭先睹豈但模楷於朝著亦當矜式於士林華野屢徵方深求道傳巖再起庶副濟川金甌之姓字維新黄閣之典刑仍舊連章累謝無非訓詁之文碩畫宏論儘是經綸之策宜感實深於魚水昌期幸會於龍雲不圖赤舄之旋周念緇衣之好拔竿渭叟曾未乞骸束帛申公何妨過耋遲暮每歎於相見幽貞竟祟於交孚三冬之遠邁莫停八月之舊章載舉烏皮淨滑秪求支體之安鳩刻玲瓏詎取過眉之玩可以依仁據德周能扶難持危李泌養和比斯非寵孔光靈壽方此愧榮北海安憑夢幾回於天末東臯流憩望應惱於日邊况當邦國之艱屯必賴忠良之協贊旱災疊至萬姓流離鞫獄相仍群情疑惑未開經幄楚醴已辭暫設冑筵商顔何許願忽違於承教誠只切於同心皓首厖眉尚記來京之日雪程氷路長思渡漢之時於戲進退在身行藏由道鄒賢隱卧言莫厭於欲留逸士植耘跡應嫌於

長往窮陰殺節毋疾行旌春曰載陽庶囬高駕宣醞同餞
需併責代言與内官俱行奠玄外貌之為奠體中心之兕故
玆教亦想宜知悉大提學李甫䁥之製也○傳曰明政殿立
柱臨迫上樑文速為製進都廳趙有道呈辭朴弘道勿往
讀書堂提調亦勤勤仕進監董役事○庚戌太白晝見○
政院南廊有猫鳴如人哭聲移時乃止○吏曹正郎朴弘道
在政廳屢招藝文館吏讓之曰新薦史官不為不多何今
日薦狀只送一李芢耶吏對曰自古史官薦注例不過一員
不敢加也弘道曰汝何知舊例歸語你官員劃即加還自古
或有二三員並薦者何必一員為𢦏吏以其言來告奉教尹
聖任聖任曰弘道雖銓郎渠烏知史局舊例若必欲並擬許
多則其將以首薦直擬奉教耶且史官之職只在記事
記事之任專在下番若一時並擬若干則凡在首副者其將
為無草冊翰林耶史官銓官非相侵之地薦之擬之各有所
職渠何敢侵及史官必行已見𢦏其以此意囬告銓廳吏歸
告弘道嘿然及政畢弘道直造堂後詰聖任曰史官新薦

君何太怱耶聖任荅曰只為一負前例也此後政事不止今
日未知有何太忙事而欲違例並擬耶弘道嘿然○時弘
道專擅銓柄蔭官武班多出其手官有定價恣行賄賂一
時之人莫不唾鄙弘道自知不容於時論乃為樹黨計以朴
楗朴梓為謀主以趙國賓韓詠韓定國為鷹犬頤指氣使
莫敢誰何及柳潤為大司諫弘道疑論己與朴梓陰謀嗾韓
詠使之擊去詠雖知其不可亦不敢忤弘道弘道為人憸邪
鄙瑣患得患失都喪廉恥先是弘道除銓郎未數日李惺
為吏曹參判弘道前妻與李惺之妻兄弟也同婚在法當避
弘道因是解職意以為不去李惺無以復入銓郎內結宮妾
搆捏行讒外交鄭寅誣陷擊去一時儕類皆陷弘道計中
多有斥李惺而右弘道者及弘道復入銓郎恣行威福畧無
忌憚顯托宮禁張皇氣勢嗜利無恥之徒比比有依附者
○辛亥太白晝見○承旨任就正到竹山馳啓曰臣於本月
初五日申時承命初七日巳時到竹山則左相已於昨日發向
公洪道界不入忠原縣直由丹月驛去故仍為趕去傳曰知

道○掌樂都監啓曰明春親蠶後勞酒宴時以女妓行用
規例而況香山鶴舞則係是男樂此乃內庭所設何以爲之
敢稟傳曰平時內庭觀處容時亦有鶴舞查放此例察行
或以女妓教習爲之○乙卯答右議政鄭昌衍九度呈辭曰
九見辭章深用驚惟顧予有何得罪於諸大臣而相継引
疾或至遁歸窮自慙靦況予患疾甚重冒寒犯夜累度受
針卿無出意不勝未安乎宜勿更辭調理速出以救予病○
傳曰日勢極寒禁府典獄罪人各別救療不緊因人等從速
決放○新及第宋圖南李尚馦金槃李継先金瑎朴篴李
基祚等揀入承文院○丙辰以李覺爲大司諫朴文浚禮曹
佐郎李培元平安評事黃德符藝文館檢閱○備邊司啓
曰下三道賑恤使臣已爲啓差令方料理而三道之飢饉振
古所無必須盡力措置可救萬一而目今中外蕩竭公私赤
立推移賑救計沒奈何如監兵營所儲米穀不繫元穀者
或不無收取補用之路而已爲繕修都監之用令難看手於
其間至於各官官廳之財亦有零星湊合之路而若此大無

之歲亦難收捧更無取用之勢惟兩西稍稔各官倉穀從其元數多寡量數除出須及早春運到京江酌其三道賑救之緩急派送本處一以為救荒之資一以為種子之用似不得已今聞戶曹已有此慮平安道倉穀米一萬四千餘石開春即時上納之意啓下行移云此數雖不得盡為賑救之用而種租數少難以遍及三道或於本道量數加定或於黃海道四五千石及時上送事令戶曹啓稟知會為當大槩今年旱荒太甚自春夏已占無秋兩湖之民未及秋成已有流離丐乞之患更無卒歲之意而國家議賑之舉未免若此遲緩今雖萬分用力拮据措置緩不及時無救燃眉之急況今茫無下手之地者如前所陳乎自古荒政必以賑貸為先蓋以糜粥菜羹不足以活人性命而蠲免租賦官無所侵以安其居者斯為賑民之實惠也三道中兩湖沿海尤甚各官明年應納貢物勿論緊歇悉皆蕩滌勿捧以示朝廷憂恤患鮮之意此實荒政之第一義也令戶曹詳察舉行先將此意移文該道使之知委民間何如答曰

允關西米太豈可過多取用叅酌運米○吏曹分館權知成均學諭李尚恒韓取韓定國朴宗冑吳益煥朴宗胤李慕徐國楨李荁李永式許穽崔明獻蔡繼先李堆一中斂一鄭雲羅茂柘金慶厚吳嶸權知校書副正字曹三省金崙高傳川○丁巳左副承旨任就正來啓曰臣追及左議政於聞慶縣初九日朝以傳教之意諭于左相則左相手展備忘記涕下良久曰臣感泣之外更無可陳之辭但苦俟密符還收之命而尚未還收以是爲悶云矣傳曰知道○戊午傳曰左相處歲時遣長吏存問優致食物○己未司諫院啓曰承文院抄以年少聰敏之人俾專隷習之事其意有在今此揀擇時恣意循私不恤公論只取私黨若干人使一時有才有望者皆不得被抄物情極爲痛憤其護黨蔑公之罪不可不懲請行首掌務官並命罷職近日守令之被論者每令監司覈啓自上慮有風聞或失慎重遴易之意至矣但臺諫爲人主耳目主一時公論其所發言豈皆揣揑無實以負國家哉若必一一詢問於藩臣則臣等竊恐朝

廷待言官之道自此益輕矣頹綱何以振之貪吏何以懲之究其弊端事係非細請停查覈之命以重體面傳曰左議政下歸時到龍仁留宿縣令韓濃以私事出去終無形影支供之事全不顧見事體極爲駭愕請命罷職答曰韓濃先罷後推守令數處何妨勿爲煩論○司憲府啓曰一自士論携貳新來揀擇事盡出於植黨行私大與公議相乖至於去夏分館以一金瑄爲准點而取之故物論激發而請改矣今者揀擇非但專以私黨爲准點槐院自前博士以下圈點新來只以准點者書單字告于大臣大臣或嫌其數少使之加書次點其數不多則又令加書再次點故本院則只書准點必待大臣加取然後書呈此舊例也頃日本院揀擇時既書准點三人並書次點三人有若同是准點者然暗然來呈至於謁聖榜則只書准點一人其次點則畧而不書其任意取舍行詐於公選之地豈不痛哉況被抄之中宋圖南處事麤鄙李繼先行己猖披棄於士類久矣尤不合槐院之選行首掌務官循私蔑公之罪不可不懲治請命削

去仕版宋圖南李継先剳録以杜護黨之習以正公選之規
王從之李継先宋圖南非爲黨而又不爲他黨聲勢
孤弱特擊去之○庚申司諫院啓曰都堂弘文録雖不備員
速爲事本館已請蒙允矣厥後政府東西壁不備之故連日
知會終不得爲之極爲未便請有故之員一一命招速爲擧
行王從之○壬戌李好閔等事停啓○癸亥政院啓曰都堂
弘文録速爲之事玉堂陳劄臺諫亦有所啓蒙允已久而
尚未爲之事甚未安明日依承傳命招爲之事敢啓傳曰允
○司憲府劄論臺諫所啓使監司查覈事未安答曰省劄
具悉○以柳寅吉爲大司憲俞大建爲承旨李大燁爲應教
朴自興爲典翰柳孝立爲弼善李廷龜爲承旨柳忠立爲
舍人傳曰兵曹參判李冲判尹除授李冲樑之孫也爲人貪
饕鷙悍 宣祖朝嘗爲刑郎被劾官止於縣令 王即位外
結權奸内通宮掖作奇伎淫巧以中主欲家貲巨萬日貴四
兩銀爲珍羞盛饌以爲進供王非李冲之饌則不食爲都監
提調營建兩闕日夜嚴督隨之以酷刑役者相戒曰李提調

之杖南都廲之目南謂以雄也冲以此嬖於王不次超擢至於贊成而死將死之時王聞其病革亟拜贊成冲已死矣○甲子領議政竒自獻啓曰臣承命進詣矣昨日右議政敦諭出仕同參都堂錄事已爲入啓允下臣不可獨爲待其出仕而爲之爲當敢啓傳曰允○丁卯兵曹啓曰安邊府使李時蔘所備焰焇多至六百十三斤非但甲於一道亦且優於他道極爲可嘉論賞何如傳曰加資○司憲府啓曰馬梁僉使李文蒿本以泛濫之人赴任以後凡爲防禦皆置意外以剝割肥己爲務請命罷職答曰徐當發落○司諫院啓曰果川縣監鄭暘爲人悖妄居官不謹圻邑殘民不堪其苦請命罷職答曰徐當發落○後三日傳曰依近例令本道查覈查覈後鄭暘先罷○己巳右議政鄭昌衍十度呈辭入啓答曰辭章十上深用缺然因卿引入獄事未完豈非未安宜遵前旨調理出仕○司諫院啓曰扈衛禁中之事至嚴至重入直之卒不可頃刻離所而訓鍊都監大將邊應星敢以私事傳令使喚或令造家或令放鷹使屢日闕番受料官家扈衛君上之卒爲大將者何敢如是擅用以營私事其縱恣無忌不有軍律之罪若不

繩之以法則軍國紀綱將無以收拾請命拿鞫定罪淸河縣監田得雨愚蠢無識頃於釋奠之祭以豆代果有一儒生言其不可則加以毆辱一道之人莫不憤罵至於通文聲罪請命罷職答曰遏應星推考田得雨依當發落翌日傳曰田得雨事令本道査覈○庚午司憲府啓曰地部乃貨錢所在直宿之員不可一刻無也正郎羅詡頃於吏曹擲奸時公然闕直便爲巧謀歸罪下吏欲爲幸免之計請命罷職戶曹不恤公議多費辭說張皇陳啓使闕直者圖免應罷顯有循私之迹請戶曹色郎廳亦命推考海賊竊發爲患久矣頃日庇仁前洋賊船二隻公然入來仁川興利船舒川載柿船全羅道上來船並爲掠去而縣監崔榮門自謂儒生不閑軍事畏縮不出遂使鼎中之魚假息而歸請崔榮門先罷後推本縣乃是海路要衝自前差遣武臣其意有在今後武弁中有才望者各別擇送答曰依啓羅詡推考崔榮門依當發落○辛未傳曰誥命捧出內官摯奉陪進禮曹堂上郎廳行祭特進誥命禮曹堂上宮

闈令內官各加一資○傳曰癸丑甲寅年逆獄推鞫時大臣
判義禁各鞍具馬一匹賜給禁府堂上柳公亮閔馨男趙
存世朴彝叙鄭𦀆刑房承旨權縉各加一資兩司長官崔
有源贈加一階宋諄尹孝全李志完李好義柳涁尹銑金
止男宋錫慶各加一資朴楗金緻各熟馬一匹柳慶宗金
質幹李沖李惺各半熟馬一匹宋克訒李弘望李挺元各
兒馬一匹裵大維吳汝檼孫倜南以俊朴弘道朴梓崔東
式李久澄金頊各弓子一丁賜給問事郞廳吳靖丁好善
洪霙丁好寬南擻韓汝溭各加一資申景洛贈給一階韓
纘男鄭造陞堂上不久各熟馬一匹馬粧一部賜給趙存
道朴鼎吉李景溭各熟馬一匹馬粧一部賜給刑房都事
南斗瞻陞叙李茂林守令除授文書次知李景嵩南以敏
六品遷轉宋文吉守令除授許徽洪振道洪克儉朴定生
尹起三李元樑並陞叙李春榮守令除授金尚立李應天
六品遷轉李文榮李崇義李斗南許緩洪時立各加一資
資窮者代加朴墱李義健宋榮業安克忠各兒馬一匹

宋圖南朴晉章尹徽安泓各弓子一丁賜給○傳曰火兒
都監都提調領相鞍具馬一匹提調柳根朴承宗各半熟
馬一匹李尚毅熟馬一匹李慶深加資李守一半熟馬一
匹韓希吉兒馬一匹都廳洪霽總受加資熟馬一匹賜
給柳希亮加資郎廳韓好問李陞敘○傳曰祔　廟都
監都提調領相鞍具馬一匹賜給提調李尚毅李爾瞻朴
楗南瑾加資宋諄熟馬一匹柳根半熟馬一匹金闓兒馬
一匹賜給都廳朴自興柳希發加資洪敬纘權倜金頊
各加一資資窮者熟馬一匹賜給朴自凝鄭世美陞敘朴
簪鄭維藩金蒴遠朴來章各兒馬一匹追崇時謚冊文
製述官柳根玉冊文製述官李爾瞻謚冊文書寫官沈惇
玉冊文書寫官吳翊各熟馬一匹賜給寶篆文書寫官題
主官金尚容加資○傳曰掌樂都監都提調軍兇寺儺
禮廳都提調右相鞍具馬一匹都廳曹明勗郎廳李涵
李英熟馬一匹張晩李守一李覺各衫兒鹿皮一令閔
馨男趙存世朴燅叙各弓子一丁賜給郎廳尹衡哲尹趌

三並陞叙○傳曰西北之虜未殄而防備等事日甚玩愒
予每念及夜不能寐本司更加規畫嚴軍律擇將領繕修
器械申飭烽火偵探敵情撫恤軍兵添兵峙粮教鍊戍軍
等事十分料理措置以紓予憂邊之意言于備邊司

光海君日記卷第九十九

八年 大明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朔壬申吏曹啓曰左議政鄭仁弘劄子內往在 明廟朝搜擧逸民特除守令其時曺植成運李恒成悌元若干人俱登薦書或仕或不仕皆名世之賢也逮至 先朝聖明知取人不可局於科目別立名設經明行修不次擢用才堪守令等四五條而不以爲煩蓋以士之在世有素高高趣不屑以科目求進者有悃愊無華志在徇國而短於進取者有材猷可用而累擧不成退伏田畝者此等人材非科目所能盡故也當是時閔純崔永慶趙穆韓脩等俱在選中或就或不就皆一時之名流也其次柳夢鶴洪可臣等十數人亦皆以賢良著稱或爲臺官而 先王有世未嘗無人之歎或爲州縣而民有召杜之稱蔚然爲明時之盛美豈殿下亦嘗聞知也比年以來寂然無此擧措士子爭趨於科目不復知有此行若不爲聳動之擧以新其觀聽則無以振頹風而收人心伏願殿下思 祖宗之舊規念人材之或遺令該曹廣加搜訪彙分標題隨其才而授之任則濟川之舟楫

大旱之霖雨雖未保其必得至比於今日之百執事宜有不
可同日語者矣況爵祿所以勵世仍以此作成之則彼修行
於家而求用於朝者亦當待文王而興矣傳曰令該司議處
事傳教矣大臣陳啓之辭該曹不敢擅議何以爲之敢啓傳
曰經明行修之士依 先朝收用可矣但名實必孚然後可
無愧於擢用之典自本曹十分詢訪可用人勘定于大臣入
啓處置○傳曰既經祔 廟大禮左通禮鄭榮國加資○判
尹李沖辭職劄子答曰省劄具悉卿盡心國事勤勞茂著況
玆新授之職尤非不堪之任宜勿控辭更加殫誠沖寅緣宮
妾致位貳公贊成宮闕之役王甚眷倖○甲戌兩司合啓三
聘渫等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事答曰已諭休煩○乙
亥太白晝見○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
嚴鞫事答曰已諭○傳曰保放罪人書啓○丙子兩司合啓
三聘渫等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事答曰不允○丁丑
冬至使閔馨男許筠在北京以秘密馳啓國史野史皆有
本國誣枉之語臣等呈下禮曹云云所謂國史即大明會典

光國諸臣所已辨明者其野史或先已行於東國爲家藁有
之書其言有不足辨者節或爲眞贋作雜其間又有伍負華
所述林居漫錄草本尤可疑錦掇拾上聞以中王意遂以卞
誣自任矣○兩司合啓三聘渫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
事答曰不允○司諫院啓邊應星拿鞫事答曰不允○戊寅
傳曰左右捕盜大將命招聽傳教出去○兩司合啓三聘渫
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事答曰不允之意已諭休煩可
矣李顯門事當議處姑勿强論○司諫院啓邊應星拿鞫事
答曰休煩○己卯傳曰繕修都監郎廳監役官等實職隨闕
隨出事言于吏曹○傳曰既經祔 廟大禮宗廟令以下並
陞叙○傳曰文廟焚香時執事官書啓○傳曰錄勳未封君
人員令勳府一一付祿○進士尹大起上疏請亟正景禧追
戮之刑○兩司合啓三聘渫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事
答曰已諭○庚辰答右議政鄭昌衍十一度呈辭曰予日望
之而辭章又至不勝驚怪宜體予意調理亟出毋庸固辭○
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事答曰已

諭○司憲府啓曰長鬐縣監辛邦檣到任之後以剝民肥己
爲事沿海殘邑日就無形請命罷職答曰依當發落○辛巳
傳曰稷山内奴婢身貢累年不爲上納自壬子年前後官吏
推考重治解由憑考事一依 先朝舊規着實擧行○傳曰
春汛已迫邊上多有可虞之事南邊防備不可不規畫修擧
至於西北之事亦甚無形備局大臣以下頻數會坐料理進
不進單字亦依前例書啓事言于備邊司○傳曰 誥命頒
降告祭獻官以下詳考書啓○司諫院啓曰都目臨時吏曹
牌招各司官員大典考講時不通及不進人員汰去舊例也
其汰庸劣澄仕路之意固非偶然頃日考講時不通及不進
者非一而尚保其職物情莫不怪之請並命汰去部將韓震
英邊泳盧洵等皆於上年十一月謝恩因爲從仕而至今不
爲署經其愚蠢不識事體甚矣且不無挾詐謀避之意物情
莫不駭怪請亟命汰去答曰韓震英等汰去推考牌不進事
依當發落○司諫院啓長鬐縣監辛邦檣罷職事答曰不允
○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事答曰

己諭○壬午傳曰河原君夫人卒逝此乃大院君奉祀冢婦也別致賻喪葬事另加察爲○傳曰河原君夫人喪事棺槨速爲題給○兩司合啓二賊事秘密事李顯門事答曰勿爲煩論○司憲府啓辛邦櫓罷職事麟山僉使洪建素以微賤之人到任之後侵虐軍卒巨鎭將爲棄地請命罷職其代各別擇遣○司諫院啓曰都目臨時吏曹牌招各司官員大典考講不進人員汰去舊例也頃日考講時不進者非一而尚保職名物情莫不怪之故臣等欲爲論列而聖批以徐當發落爲教臣等不勝悶鬱焉請亟命汰去以懲其罪荅府院曰既下徐當發落之命則姑待結末可矣洪建事徐當發落○癸未傳曰河原君夫人喪所棺板題給事昨已下教而至今不爲擧行當該官吏推考速爲改備以送事政院更加申飭此外致賻與河陵君夫人喪所致賻數一樣乎察啓○進士尹大起上疏略曰王法莫嚴於討逆而必在於明斷明以燭其狀斷以正其罪王法無所撓而亂賊不得肆矣嗚呼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兇逆之慘未有如景禧者也何者當初景禧之

被訊也削職之命出自聖斷助成兇計者並加嚴訊其爲奇貨者亦竄海曲則殿下之討逆明無不照斷無不至而鞫廳諸臣不得奉行天討至於三司惟事媕婀度日掩蔽糊塗終無一人請討而遂使渠魁首領尚保踰年人臣之義果如是乎伏願殿下夬示乾斷亟正景禧追戮之刑又治三司容護之罪副 宗社幸甚答曰疏辭具悉當議處焉仍傳曰此疏下禁府鞫廳議處 大起等承柳朴陰嗾相繼投疏以軋爾瞻之黨○乙酉白虹貫日○前正吳靖應敎李挺元舍人丁好善興海郡守丁好寬永川郡守南機載寧郡守韓汝溭司僕寺正柳希亮典翰朴自興直提學柳希發左通禮鄭榮國令加通政咸鏡監司柳公亮工曹判書李尚毅知事閔馨男皆加崇祿大司成趙存世禮曹叅判南瑾護軍宋錫慶皆加嘉義義寧君宋諄帶原君尹孝全驪城君李志完皆加正憲副提學柳潚洪州牧使黃謹中皆加嘉善黃州牧使李慶深加資憲知敦寧金尚容加崇政禮曹判書李爾瞻加輔國以宋諄爲大司憲鄭寅爲掌令尹訒爲司僕正李偉卿爲吏曹佐

卽朴㮨爲典翰許徽爲潭陽府使南着身爲奉教李莊爲待
教李慶全爲刑曹判書辛光業爲校理柳希薇爲吏曹叅議
兪大禎爲兵曹叅判李安訥爲公洪監司金義直爲公洪水
使李覽爲奉常正柳希亮爲禮曹叅議吳汝穩爲吏曹正郞
前大司諫李好信加嘉善都承旨尹銑加嘉義刑曹叅判李
好義加嘉義前叅判金闓禮曹叅議柳澗加嘉善○持平趙
國賓啓曰臣戇騃空疎最出人下尋常職名自知其難堪言責
重地夢寐所不到叨冒以來夙夜戰悸常恐其不能執效者
久矣伏見進士尹大起之疏有曰景禧陰謀逆狀已極敗露
而三司惟事婾婀無一人請討云夫景禧乃故勳臣申磼之
子也磼之爲人別無可紀之善而頗有朴直之名景禧之不
肖甚矣而不見絶於人者蓋以其父兄子弟也渠本愚而多
氣好爲浮誇有若叅聽議論者也奔走周流顉顉不休其所
與相熟者則人情之間不忍拒來而已知其不吉底人也及
至鳴國之事與鳴國相親無不知之而力囑臺官又欲速除
之狀國人咸疑當親臨鞫問之時前後供辭極涉陰兇綢繆

之跡昭不可掩而其所以遷延至今不即論請者蓋欲鞫廳之議處耳豈有一毫容護之心哉雖然忝在言地被人醜詆則不可晏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執義孫倜掌令黃益中持平任性之大司諫李覺司諫金賀幹獻納姜繗正言洪尭偸韓詠啓曰申景禧事自上已令鞫廳議處臣等待其議處而今見進士尹大起疏辭極加醜詆臣等何敢偃然在職乎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承政院啓曰凡推鞫必參之以三司不備則不得按獄體也臣等即見癸丑年推鞫時推官以下書啓單子則罪人沈變沈友英朴宗仁臣魁也當癸丑五月初四日承服之時崔有源以大司憲入侍以避嫌出去招執義金止男入參按得沈變承服止男又以避嫌出去又命招掌令鄭造入參按得沈友英朴宗仁承服云罪人承服雖在一日而就服之際各有入參之員今以沈變懸録於執義金止男名下沈友英朴宗仁懸録於掌令鄭造名下此則當然矣而至以沈變沈友英朴宗仁疊録於大司憲崔有源名下且罪人禮伊既懸於金止男

名下又懸於大司憲尹孝全名下睩然入啓眩亂聖聰不小
論賞之事至於如此極爲駭愕請其時當該都事推考色吏
因禁重治一一更査改付標施行傳曰允○傳曰考講時牌
不進人員汰去舊例乎察啓當初推考今又汰去何耶政院
察之○丙戌弘文館副提學柳潚典翰朴榟校理柳活辛光
業修撰柳汝恒李埈啓曰伏見尹大起之疏以容護景禧詆
斥三司兩司多官以此引避均被醜詆勢難處置惶恐待罪
答曰勿待罪○京圻監司狀啓道內善治守令楊州牧使李
昌庭利川縣監沈宗敏仁川縣監尹璾月串僉使李文賫等
褒奬砥平縣監柳瀓尤甚不治爲先罷黜事○弘文館劄曰
推鞫之事極嚴且秘自非參鞫之人則固不得議其輕重故
雖有請討之疏自上例下鞫廳而議處矣蓋欲詳覈所供得
其當而已大起以么麼外間人鞫廳之事從何得聞而至於
陳疏容護之罪醜詆三司肆然傾陷罔有紀極其計可謂巧
且憯矣景禧前後之供其時各人之招昭載推案中鞫廳自
當議處而因疏乘隙張皇辭說與大起迭爲唱和互相表裡

極爲叵測至如欲待鞫廳議處者誠有所見別無可避之嫌
請持平趙國賓遞差執義以下大司諫以下並命出仕答曰
依啓○丁亥承政院啓曰今日乃正月上元之日也白虹之
變極爲兇慘古人云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未知今日
之變爲某事之失也然天心仁愛變不虛生鞫逆之獄四年
未完南北之虞日復日甚經筵久廢而下情不通臺論雖切
而言不見信贓法不嚴貪夫無懲土木方興糜費不貲此皆
足以召民怨而致天怒也況今大無振古所無天之示變也
至於如此不知將來之變復如何也轉災爲祥只在於恐懼
修省臣等職忝近密目見非常之變不勝憂悶之至惶恐敢
啓答曰上元之日虹貫大陽不勝驚慘良由寡昧不辟之致
徒切兢惶當更加體念○答昨日政院曰考講時牌不進人
員事知道姑勿煩論事言于憲府○傳曰朴自興詳知首末
欽敬閣校正廳副提調差下使之仍察校正之役○承政院
啓曰癸丑甲寅年保放罪人速爲議啓事命下矣禁府都事
再再言送則回答內本府堂上皆曰今此罪人俱係鞫廳且

判府事朴承宗同知事柳夢寅方在呈告自本府決難議啓云問于大臣則今禁府議啓事命下不可議啓云推委彼此不小傳教之事久未擧行極爲未安何以爲之敢稟傳曰判義禁出仕後卽令鞫廳議啓○弘文館劄子敬天災恤民生開經筵而廣言路扶正論而定是非擇良將以固邊圉嚴贓法以革貪風明賞罰以振頹綱事○答弘文館劄曰天災之慘實由不辟今見陳章良用惕然諸公亦盡公正之道以弼予違以答天心○戊子傳曰安彥吉針術頗精云付軍職常仕内醫院白鶴起亦針術精妙而時居嶺南云下諭本道使之速爲給馬上送○答右議政鄭昌衍十二度呈辭曰日氣漸爲和暖宜勿固辭安心調理待差速出○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及李顯門嚴鞫事秘密事答曰已諭○備邊司啓曰上年因南邊巡檢使書狀京官下送時時點視賞罰而御史蔑遣事自下擅便爲難上裁施行事入啓允下矣目今春汛漸急賊情叵測近年舟師之事解弛特甚京官擇的當負役下送或遣御史巡審允爲便益何以爲之敢稟傳曰御史極擇

擬望○司諫院啓曰湖西一道物衆地大素稱難治況今歲
飢民貧弊瘼多端方面責任比平日尤重新監司李安訥名
望未著且無才局決難堪任請命遞差其代各別以望重有
幹局之人擇遣司憲府掌令鄭寅前為直講時除授後過限
謝恩有違法例物情非之不可仍冒風憲重地請命遞差答
曰依啓○司諫院劄子白虹之變時弊陳戒事答曰天災之
慘實由不辟今見陳章良用惕然諸公亦盡公正之道以弼
予違以答天心○己丑傳曰依前朝舊例以曉解天文人擇
差觀象監兼教授使之驗察天文且天文地理冊子印出事
令觀象監議處○大司諫李覺啓曰昨於完席同僚以掌令
鄭寅過限後謝恩事發論臣初欲鎮靜良久持難而慮有鬧
端不得已從之矣今聞物議以為果以過限為不當則何不
論之於直講而提起於移拜之後啓此騷擾耶譁然以臣為
非臣不可覥然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正言
洪堯儉啓曰前掌令鄭寅除授直講幾至五十日本館以過
限未肅拜牒報吏曹之後渠何敢偃然謝恩左相鄭仁弘於

衆會中言其可論而除授遞出於物情之外臣以城上
所因其物議而與同僚相議論之矣今見李覺引避之辭臣
何敢自以爲是而晏然仍冒乎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
待○司諫金質幹獻納姜纉正言韓詠啓曰昨日完席同僚
以掌令鄭寅曾爲直講時除授過限後謝恩爲非而發論故
敢爲論啓矣今見同僚引避之辭不可苟且仍冒請遞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幼學李玹上疏請先正三司護逆之罪速
爲景禧追戮之典○執義孫倜持平任性之啓曰允除授之
限遠道四十日而過限方謝恩者比比有之至於臺諫亦有過
限稽謝者一避之後仍爲出仕今者鄭寅前授直講時自鄉
入來隨例謝恩厥後自覺其非方爲呈旬求解之際忽拜掌
令臣聞寅欲搴此引避而不意諫院經先搴劾至於張皇辭
說詆及本府臣實未曉其意也雖曰過限此非大段所失誒
自避而啓遞亦非晩也悤悤論劾豈無其意乘時巧中之情
迹明若觀火年少喜事之甚起鬧端每每如是此漸不可長
也臣竊痛惋臣旣被詆斥不可靦然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

曰勿辭退待○掌令黃益中啓曰伏見正言洪兗儉避嫌之
辭前掌令鄭寅除授直講後至五十日始爲謝恩以過限物
議譁然以憲府諸官不爲據法先論遲延待日默無一言云
臣忝在風憲重地昏昧疲軟之失固所難免決不可靦然仍
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庚寅太白晝見○承政
院啓曰以宋錫慶上疏察啓事傳教矣取考禁府鞫廳文書
則癸丑年六月二十三日親鞫時司諫金止男入侍罪人禮
伊承服取招後新除授大司諫宋錫慶申時入來以此觀之
禮伊承服時金止男入參分明宋錫慶則不干但文書中癸
丑六月二十五日天真承服時宋錫慶以大司諫入參而書
啓單子中漏落故改付標啓傳曰知道宋錫慶加資仍授○
承政院啓曰白虹之變出於上元白虹之災在於旣望曾未
數日白虹貫於日天之示警至此之亟臣等聚首驚愕罔知
所爲恐懼修省上答仁愛之天晉接臣僚咨訪致治之要凡
所以盡其弭災之道在所汲汲臣等區區之誠不敢不達答
曰天變至於此極罔知攸濟願盡心啓沃以匡予失啓辭當

更加省○答領議政劄曰左相長往右相在告漢溭等鞫事
未完此豈卿求沐引退之時乎宜念義理勿辭察職○以李
玹䟽傳曰下鞫廳議處○傳曰崔應虛李命男加資○工曹
判書李尚毅劄子加資辭免事答曰旣有近例安心勿辭○
弘文館上劄曰凡官除拜過限則改差乃是金石之典也諫
院據法論遞深得言官之體而旣叅其論又有後言至以雖
曰過限此非大段所失云爾則殊非法官之論其昏昧疲軟
引咎者已知國法之不撓別無所失請正言洪尭儉司諫金
質幹獻納姜緖正言韓詠掌令黃益中並命出仕大司諫李
覺執義孫倜持平任性之遞差答曰依啓○辛卯兩司合啓
二賊事秘密事李顯門事答曰已論○領議政奇自獻劄子
病重温水沐浴事數日内白虹貫日之變疊見乞賜遞免事
答曰再省陳劄具悉卿懇疾病之作人所難免而治療不必
在於遠浴突興之作實由不辟萊免寔前代之謬擧卿於此
時固當匡救予失以答天譴調治醫藥以收有喜何可引咎
乞退孤負予望乎宜遵前旨勿辭○以朴自興爲同副承旨

柳寅吉爲大司諫韓玉爲持平朴楗爲大司憲李大燁爲執
義鄭遵爲持平柳浹爲弼善柳孝立爲濟用正李慶全爲弘
文提學孫倜李大燁兼輔德朴鼎吉爲應敎李涎爲司書任
性之爲文學申翼壽爲兵曹佐郎尹調元韓德遠爲同知朴
慶新李惕爲都摠管崔應虛加通政林健爲掌令○壬辰大
司憲朴楗啓曰臣性資朽闇濫叨至此若涉淵氷蹴踖靡寧
臣於至月極寒痢惫不暇着衣裳良久雪庭觸傷無數歲首
大禮尚不克叅病患人所難免而罪責則極矣目今邦本殄
矣國勢危矣人事之召時變因極木妖脈妖肴風大振赤珥
白虹災孽並至不知前頭有何慘毒之變耶思之至此心骨
俱寒而殿下少不動念安其危而樂其亡不知天心已去國
勢斯極臣不可彈冠婦寺之流只占榮秩與其死於亂兵之
下無寧死於殿下之鈇鉞乎東海之蹈雖云晩矣北闕之到
此其時也且臣本無威望見輕於人固也吏曹佐郎李偉卿
以其祖父攻斥李櫟時論偉之偉卿乘氣加人無挾自恃李
流喜事之憂安得不敦也朝者與臣相遇典醫監路不遠之

處偃然不避臣之見輕甚矣臣不可強顏請令遞斥臣職答
曰勿辭見卿陳啓天變之慘雖實由不辟而措語之間多有
駭異之辭無乃卿過於憂時而遂成心疾耶攻予勿偏卿亦
務恢公正之道以匡予失以弼予違楗本癡蠢失性忽有此
啓其言固無主見而亦因此忤於時輩○傳曰巡檢御史望
以曉解邊事之人十分改擇擬○右議政鄭昌衍十三度呈
辭○巳時日暈兩珥白虹貫日○癸巳兩司合啓二賊事秘
密事李顯門事答曰已諭○司諫院啓曰吏曹正郞朴弘道
本以鄙瑣反覆之人且無行檢自知不容於世詐託公論欺
瞞一時自入銓曹之後一以交搆彼此誣陷士類爲已任把
握政柄專擅無忌鬻官賣爵賄賂盈門國言籍籍道路以目
而恬不知恥百計經營傾軋濁亂之狀不可不懲請命罷職
不敘弘道初附爾瞻如事父兄及景禧獄發弘道恐爾瞻黨
敗遂生背貳之計欲反攻爾瞻爾瞻黨論劾如此弘道交通內
嬖常自稱潛龍故人未幾復用爾瞻亦不能制○大司憲朴
楗啓曰獻納姜繗本以卑微輕妄之人謀陷銓郞正言洪克

儉喜事作孽惹起鬧端請並命罷職以懲浮薄交亂之輩答曰依啓○答司諫院曰此時何時而在朝之臣不思同舟之義日事排軋爭鬪乎此習不可長也勿爲煩論○甲午典翰朴梓上疏曰伏以臣本無狀過蒙寵擢屢叨非據含恩罔極糜粉難酬第念近來騷擾之端豈無所由李偉卿本以浮薄喜事之人急於進取不顧廉恥朴弘道鄙其爲人屢爲裁抑偉卿以此嗛之欲中弘道者久矣而朴鼎吉爲之謀主咫尺天威漏落深沉二字弘道非之故深嫉弘道且弘道力進柳希發於參議怒其相避見遆陰囑臺官先論鄭寅力排中緩之論而臣及弘道亦攻此論者也論寅爲弘道而發論弘道爲臣而發也臣頃於玉堂處置時臣意則欲並遆洪堯儉以爲鎭靜而爲同僚所止臣之苟同慮其起鬧也李埈鼎吉之腹心也頃日銓郎新薦時弘道舍李埈而取韓玉埈以此怨弘道臣爲執義時因吳汝穩聞埈私用贖物府吏唾鄙埈見遆持平之後至於送簡臺廳欲推未捧之木多至四十四端臣極陋之埈以此緩論爲李惺報復地而臣曾忝玉堂時上

劄亦以此也今者旣駁弘道又欲去臣及李覺孫倜任性之
南首身李莚韓定國若干輩次第鋤削未知其幾何人也目
今天變疊見人心恟懼此正同寅協力共濟時艱而交搆傾
軋先自搏擊臣實痛之只緣殿下未示好惡是非整定而含
沙射影必欲中臣而後已臣孤根也勢不得不去伏願殿下
鐫改臣職俾安於田廬不勝幸甚○副提學柳𣽊校理辛光
業修撰李埁柳汝恒劄曰臣等旣以今月十五日白虹貫日
之變上劄矣十六日月食十八日白虹又貫日十九日太白
見於未地二十一日白虹貫暈是何天之示譴式日斯生以
警我聖明之時乎此正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以迓續乃命之
日而近來倫紀斁絶義理晦塞一種邪論反生於討逆之中
自鄭造尹訒李偉卿等各處兩宮之說忘君負國之輩指以
爲一大坑塹欲爲他日網打之故不幸數三人首鼠而怵禍
託迹於士類逞謀於反噬陰爲扶護　大妃之計言之至此
不覺寒心臣等伏見典翰朴榟本以陰險之人許直於小事
謀避於大論自前討逆之擧每每規免心跡敗露自知難容

乃與及覆不測底朴弘道結為腹心弘道是許筬之婿也患
得患失無所不至惟探利欲之機不顧豢養之恩做作彼此
間無根言語日以交搆陷人為事其跧蹤作孽為世唾罵久
矣左相鄭仁弘一見而深惡之曰他日貽禍於士林者未必
非此人也云云如見肺肝契合蓍龜今乃驗之渠本一郎官
把握政柄專擅無忌咬人傾軋樹立私黨公論之發亦云晚
矣頃者榟首以勸上朝慶運宮盡孝同處之說搆成一疏有
若指吾君實有過舉出示於應教臣李挺元李挺元不忍正
視且令吏曹正郎吳汝穩傳言於左相使之陳達於榻前汝
穩不忍正聽便皆拒絕仁弘亦因人聞此等語乃曰若以
大妃內不作巫蠱外不應逆謀則致有此說可也人臣當以
至誠真實之道事吾君豈可使吾君處於危地乎云其痛惋
而絕之之意至矣榟自知得罪於　宗社日夜汲汲如鬼如
蜮使弘道為爪牙鷹犬以為自衛之計此國人所知而聖上
獨未及察影耳榟之兄樵病風喪心之人而今授憲長為榟
與弘道所舞出仕之日以陰兇駭異之說驚動君上惑亂衆

聽至於安其危樂其亡天心已去等語專攻上身因有紀極
又以蹈東海之語自附於金孝誠不臣之說末乃攻李偉卿
隱然為慶起等諸賊報仇可勝痛哉公論重發先罪弘道者
姑以末減而樟等又令樵不有古規不通同僚乃於城上所
詣闕之後又自詣闕狙擊言官排遏公論今日襲一人明日
襲二人其所謂誣陷銓官之說浮薄喜事之諸渠實自道也
噫天災時變疊見層出此何等時而惹起鬧端先發禍胎舟
中之敵心腹之疾釀國家無窮之禍則風濤之顛大命之近
不朝則夕臣等非不知樵愚劣無狀不足深責而聽奸人指
嗾自陷於欺因之罪不可不懲請大司憲朴樵罷職典翰朴
樟正郎朴弘道削奪官爵前獻納姜繗前正言洪堯偸等所
論至正至公別無可罪之端還收罷職之命明示好惡以靖
朝著昭揭義理以正倫紀不勝幸甚○持平韓玉啓曰臺諫
凡所彈劾必先通于同僚論議歸一然後使城上所詣闕陳
啓乃流来舊例也如或論議互相可否未得歸一則各陳所
見而引避以待處置者所以廣收公議不敢自專也昨日大

司憲朴楗論姜繗洪尭儉時不通同僚徑先獨啓汲汲然如恐不及臣以城上所同在臺諫廳而使之不得知論事之體果若是乎臣以無狀待罪臺官而不能爲有無而見輕於同僚至此之極不可靦然仍冒請命遆斥臣職○掌令黃益中啓曰臣伏見昨日大司憲朴楗獨啓之辭劾獻納姜繗正言洪尭儉事也常時雖劾一微官必先簡通於同僚同僚之議歸一然後城上所啓之乃流來舊例也而不先簡通徑先獨啓庶官彈劾尚不可如是况此兩臺官乎臣之見輕莫大於此決不可晏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正言韓詠啓曰昨日同僚以論罷朴弘道事簡通于臣臣往見同僚相議論啓矣今見大司憲朴楗獨啓之辭至以謀陷善事等語論劾同僚臣既參其論豈可自幸獨免偃然仍冒乎請命罷斥臣職○答韓玉黃益中韓詠曰勿辭退待○掌令林健啓曰臣於昨日肅拜而以大司憲朴楗私忌不得行相會禮矣朴楗論劾姜繗洪尭儉時不通同僚有違常例其是非曲折不言可知第以未參相會禮故不得與同僚一時皆避臣不敢偃然處

置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〇答弘文館劄曰省劄深
用瞿然目今上天示警災異日生國事艱危罔知攸濟而三
司猝起攻擊一隊之中扱劒吸吸予雖未知所爭者何事而
其藏奸匿慝病國負君之狀明若觀火朴楗旣曰憲長其獨
啓何傷況有　祖宗朝舊例乎朴樟亦無現著之惡何可搆
虛勒定罪名朴弘道所犯未詳其虛實而但狙擊太極豈無
所以也嗟嗟庭臣不體予意置國家於抗揑之地使寡昧常
獨憂惱於上而反以血戰爲能事逮國事土崩之日作孽之
臣雖置大辟有何所益勿爲此態鎭靜鬧端以靖朝端萎繡
尭儉未知受何人指嗾生事朝廷縱恣無忌則罷職亦云末
減玉堂敢爲費君護逆之議其可謂國有人乎李埣之名旣
入於朴樟疏中而乃敢偃然叅劄亦可駭也痛革此習更勿
煩擾〇答朴樟疏曰勿辭目今天災時變至於此極爾等無
論彼此務恢公正之道盡心職事以濟時艱〇傳曰朴鼎吉
以親鞫時問事郎廳故落深沉二字其意叵測姑先推考色
承旨亦不致察並推考 景禧之獄鼎吉爲問事特逆招有金

纖深沉之語鼎吉不書之至是王以鼎吉與弘道相攻下此
教以恐之○答右議政鄭昌衍十三度呈辭曰天變時事可
憂非一緣卿久入獄事未完三邊防備蕩然無形此豈相臣
辭退之時乎痊可即出共濟國事○以柳澗為兵曹叅判柳希
亮為同副承旨曹挺立為獻納柳韡為正言柳德新為延安
府使尹調元為黃海監司尹訒兼弼善慶暹為忠清監司特
旨以許任為永平縣令南嶫為陰竹縣監○乙未刑曹判書
李慶全劄子弘文提學辭免事答曰卿實可合勿辭○副修
撰李埈上疏曰昨日本館上劄時只見朴榟上疏大槩憯然
叅劄矣伏承聖教不勝惶恐且被人搆捏至於此極請鐫削
臣職命下司敗與榟對卞事○幼學李楷上疏請申景禧追
刑事答曰疏辭具悉當令議處仍傳曰此疏下鞫廳議處○
丙申白虹貫日○弘文館劄子曰凡在臺諫者論議不一則
並斥同僚詣闕獨啓或有其例矣至於城上所詣闕之後同
在臺廳不與相議又不簡通徑先獨啓者所論非公所失在
彼以朴弘道論罷之事往見同僚相議以啓則豈無所見於

其間而共叅其論獨不被劾則其爲引咎固其所也未行相會初非見輕則尤無可避之嫌請持平韓玉掌令黃益中正言韓詠章令林健並命出仕大司憲朴楗既已被論不得未避勢難仍在本職遞差答曰依啓○丁酉白虹貫日○兩司合啓三聘渫請命嚴鞫以正其罪秘密事李顯門嚴鞫正罪事○領議政奇自獻劄子病重乞遞沐浴事白虹連日貫日亟遞臣職改卜賢德以答天譴事○執義李大燁啓曰近觀爻象大亂將作微衷所激不得不達朴鼎吉朴弘道俱是臣父所引進愛惜之人也渠視臣父無異於父臣之兄弟待渠有同天倫此則國人之所共知也今此鬧端實由於銓郎之不協臣父招兩人坐一室責之曰人言兩朴不相容終必有一場紛拏君輩果有是事否君輩於我不啻若骨肉有何厚薄乎況銓曹重地選置君輩非欲後公而先私也幸勿滯小嫌同心國事不用耄言後悔莫及二人唯唯而去居數日諫院論遞鄭寅過限仍冒之失於寅實無大段之過在言官爲循例之論紛紜引避轉輾益深岐而爲貳豈不怪哉僉亂樂

禍之輩幸釁而起做出飛語謂弘道鼎吉於景禧追刑一事
各有所見致此分離云討逆是何等事而異同於其間乎國
家不幸亂逆相繼私黨既分論議各異讓本之請全恩之說
充塞義理晦亂是非至以各處之論幻做廢　妃之言爲網
打士類之計驅召八方脅迫君父事將不測當是時也臣父
與若干奮義之人擔當討逆慨張正論弘道鼎吉或在言官
或在論思一心無他終始相勉寧有同其趨向共其禍福者
獨於此一事有所異議乎自古年少輩入銓生事滔滔如是
何嘗有假討逆而陷同儕乎此必乘時交搆坐觀而敗欲售
奸計者之所爲豈不巧且憯哉大抵景禧之追刑自有鞫廳
之議處聖上之乾斷弘道鼎吉之所見不著於言語文字之
間則孰爲是說而爲兩中計耶此無他欲嫁禍臣家而先間
二人使自相攻以至次第除去也昔王導以弟討兄石碏以
父戮子大義所在故也景禧即臣妻四寸娚而於臣父不過
子之妻族也豈可以此有所顧惜自甘於護逆之歸哉景禧
之逆狀明白昭著而國人皆曰可刑則臣之父子獨曰不可

刑乎或者以此爲恐喝之資謂臣之父子將箝口而就死豈不痛心噫始因兩朴之事轉成波及之勢章疏沓至措捏萬端鋤削之禍迫在朝夕風憲之任豈宜在身不可仍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正言韓詠啓曰頃日論罷正郎朴弘道時臣亦共參同僚既被彈劾則臣不可獨免玉堂之請出未曉其意臣何敢仍冒請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以宋諄爲大司憲鄭廣敬爲司諫金質幹爲副校理南以俊爲修撰李尚恒爲説書○傳曰李揚白李好白捕賊有功之人揚白實職除授好白高品付禄韓淳乃 中廟朝公主親子付實職因傳敎以韓諄爲同知○戊戌兩司合啓三聘謀誣告之罪嚴鞫正刑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事答曰論之已盡休煩可矣李顯門事當議而處之姑勿强爭○司憲府啓曰朝著不靖傾軋相仍兩朴相睽此是自中小嫌過限論逐不過擬法之常事而因此轉輾乘時措捏至以討逆之論謂有異同於其間以此爲網打士類嫁禍婚媾之計不亦巧且憯乎大義所在固當滅親葭莩朽骨有何顧惜而乃於鞫廳未

議之前聖上未斷之日游聲恐喝欲爲箝口波及之資章疏
之至何與於討逆之家鋤削之禍寧憂於聖明之世乎執義
李大嶙請命出仕同僚之被劾出於獨啓之私玉堂之請出
發於公共之論二人見罷已不厭衆心同參獨免何與於己
正言韓詠請命出仕答曰依啓○奉教李莊上疏身在秉筆
出入話頭決難在職請遞事○兼說書南省身上疏請朴樟
伸寃事○領議政上劄辭職答曰天變之憯至於此極憂遑
兢惕若無所歸此由否德忝位不克享天卿宜勿辭擔當國
事以濟時艱丞副予望○司諫院啓曰吏曹正郎朴弘道本
以鄙瑣之人假托公論欺瞞一世久握政柄專擅無忌國言
藉藉道路以目傾軋濁亂之狀不可不懲請命罷職答曰已
諭不允○以南溟羽爲檢閲李莊爲奉教黃德符爲待教柳
汝恪爲副修撰鄭之産爲氷庫別坐之産鄭昭容之甥本賤
孽也特旨補官權盼爲羅州牧使丁好善爲千秋使金璲爲
聖節使傳曰表廷老仍授知事○己亥傳曰備邊司無故堂
上數少以有計慮人堂上數員加差出事言于備邊司○傳

曰舟師巡檢使以正從二品宰臣令備邊司極擇議薦分送
下三道檢察防備○庚子兩司合啓三聘渫誣告嚴鞫事秘
密事李顯門嚴鞫事○司諫院啓朴弘道罷職事荅曰已諭
休煩○荅合啓曰已諭無煩○司憲府啓曰鞫廳之事不可
少緩而凢大小議啓及疏草臺啓許多下議積置經年尚不
回啓斷獄無期獄事未完極爲非矣請亟命鞫廳會議處之
荅曰依啓○荅兵曹判書朴承宗初度呈辭曰天變極慘人
心靡定國事艱危鞫獄未完此非主官之官頻數呈告之日
勿辭速出盡心察職○以鄭造爲大司諫柳澗爲大司憲李
覺爲兵曹叅判

光海君日記卷第九十九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

二月朔壬寅○癸卯嵓右議政十四度呈辭曰天灾當臻國事艱危卿休戚與同之大臣堅入不出深用缺然時序向和昔疾自愈調理出仕以副予望○慶尚監司狀啓通倭信使許與不許自有的當道理請急急定奪回下○傳曰京畿水使韓希吉往在癸丑年以捕盜大將首捕朴應犀仍致罪人斯得使財賊之變滔天之禍次第就平其有功於　宗社大矣適因國家多事未即施賞今可超資除授知中樞府事兼水使下批○備邊司啓對馬島入送武臣全继信傳曰適付實職以送○兩司合啓三聘諜請鞫事秘密事李顯门請嚴鞫事不允○司憲府啓曰和順縣監慎守武前爲紫门監役時謀奪同僚當次之任人皆鄙之今又移授毋城縣其殘薄未署經之前冒呈該曹至於換差物情尤極駭愕請命罷職且毋城爲縣復設未久蘇殘起廢之責決非尋常蔭官之可堪請以曾经臺侍有治績人各别擇送新縣監李茂林遆差郝目政相避啓請者只爲仕滿當還而言也非指初入仕

及已出六品而超陞五品之謂也新除授分都摠都事尹時俊瓦署別坐尹偲俱與吏兵曹官員顯有相避人所共知而冒法注擬至於受點物情莫不駭愕請並命改正答曰尹時俊尹偲愼守武事徐當叢落李茂林事試遣可矣不允○答朴承宗劄曰省劄具悉卿懇但國事多艱姑爲出仕盡心察職餘當從容議處○甲辰政院啓曰奸細之徒潛火人家利其偷竊者比比有之軍律解弛坐更之法不嚴都城之內致有此弊請左右捕盜大將推考申明嚴飭何如傳曰允○政院啓曰今此祈穀之禮盛世稀闊之大慶況當大無之歲務農之禮實關於體天心恤民隱之仁而但還宮之時綵棚沉香山等事決非近來皇天示譴變怪疊出之日所可行者伏願特軫修省之念命停此事以答天譴不勝幸甚臣等待罪近密區區之懷不敢不啓答曰依啓○傳曰供上紙嚴禁防納之弊以本色直上納事申飭非一再而近日益甚非但以不用麁薄紙苟充進排徵價民間其弊不貲令法司十分嚴禁防納人着令該曹更爲行會外方以本色直上納看品以

進事各別申明擧行○領議政劄子大槩近來白虹貫日之變至於一旬內四出此無非如臣無狀濫叨台鼎久至三年之致當此之時亟命遞臣職名改卜他人則設使以不及於臣者爲之人之想望稍新而裨益必多也其他相臣亦宜敦諭出仕使之燮理以冀弭灾之萬一焉今民飢太甚國廩皆空不急之役似非其時繕修之役已始而恐雨漏腐朽者外其餘未始者則姑爲停止已建之殿亦姑仍修勿爲撤改以紓物力則轉灾爲祥雖不可必天意或可以回也新耕之禮亦姑待年而行似爲便當事入啓○兩司合啓三聘諜巖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門巖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傳曰武庫軍器鳥銃等物破傷處一一詳察修改武臣試射習陣等事另加着實爲之五衛將內三廳將時換守令邊將俾無愆咨○乙巳兩司合啓三聘諜巖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門巖鞫以正其罪事答曰毋庸強煩○兵曹判書朴承宗劄子大槩病勢極重決難供職事○傳曰天灾沓臻國事艱危而右相堅入無意出仕深用憂嘆遣承旨敦諭使之出仕○丙午答

領議政劄子曰勿辭繕修之役實出於不得已也此豈樂為
之哉今有移御之意而無可移之所君上不安其居則不必
強逼使之仍在一處也親耕已命退行矣○右副承旨俞大
建書啓臣承命往敦諭于右議政臣鄭昌衍則惶恐悶迫罔
知所達云矣傳曰知道○兩司合啓三聘諜等嚴鞫得情事
秘密事李顯门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諫院啓曰江華
府為海路要衝自 先朝峙粮鍊兵為保障之計其意有在
而近年以來屢經武夫之手曾所積儲軍餉托稱還上分給
散盡無餘官家徒擁虛簿脫有緩急無所可恃極為寒心府
使趙孝南請命遆差其代令備邊司以秩高有才局文官擇
差使之收聚散穀且便宜設屯以盡措置之策赴京軍官及
子弟以出身及士族人帶率事自前屢勤下教而為使臣者
拘於人情專以請托自望市井無賴之輩濫載禁物貽弊無
窮以此遼東都司每行阻搪需索銀兩罔有紀極使奉使之
行例致梗滯至於白布政移咨本國俾禁沿路濫馱之弊國
家之羞亦已大矣況此輩嗜利賣國無所不至意外不測之

患尤不可不處請自今以後赴京一行負役令法府一一査
點如有如前冒僞帶率者使書状各别推考其所帶雜人從
重治罪答曰依當發落○丁未左議政鄭仁弘辭職答曰省
劄具悉不辟忝位國事多艱而卿來遲去速終不回避心深
用愧忸春日載陽宜速上來醫官安心留置以調藥餌劄辭
當體念焉○兩司合啓三聘渫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顕門
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憲府啓曰相避除職在法當劾
冒私圖授國人所知随聞論列冀杜後獘而恭俟三日未蒙
一俞物議愈激公論難遏請尹時俊尹偲亟命改正愼守武
罷職且丹城殘獘已甚之狀已盡於前啓中以曾經臺侍有
聲績人各别擇送以責成效李茂林遞差答曰此非軍國緊
急之事姑待處置勿為煩論李茂林已論休煩○戊申兩司
合啓三聘渫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顕門嚴鞫以正其罪
事不允○司憲府啓曰丹城縣監以曾經臺侍有名望人各
别擇送以責成效李茂林請命遞差不允○己酉京畿水使
韓希吉書目知中樞府事辭免事○答兵曹判書劄曰國事

孔艱近有與卿面議之事今姑宜遵前旨調理速出○兩司
合啓三聘渫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门嚴鞫以正其罪
事不允○司憲府前啓丹城縣監曽經臺侍擇送李茂林遆
差事依啓○庚戌兩司合啓三聘渫等誣告之罪嚴鞫得情
事李顯门嚴鞫以正其罪事秘密事不允○陽城居進士李
元瑞上疏大槩先治黨逆之罪亟舉追刑之典事呈以院○
辛亥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门嚴鞫
事不允○荅右議政劄曰國事孔艱罔知攸濟忘寢與食若
臨淵谷卿疾未瘳如是累辭黃閣論道卧亦可爲藥房早仕
必致添傷恐難帶疾強行茲遆内醫院都提調宜體予意亟
出匡輔○壬子前應教李挺元上疏大槩既被李楷構捏下
臣司敗與楷對卞事○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嚴鞫得情事秘
密事李顯门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癸丑兩司合啓三聘
渫嚴鞫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以正其罪事○司諫院啓曰
江華府使遆差以秩高有才局文官差送事及赴京使臣軍
官勿以市井牟利之徒自望帶去事曽已入啓而聖批以徐

當賫落為教臣等姑傳累日兪音尚閟使閑老措置之事漸
至慫慂請托爭赴之輩紛紜不止請亟下一命以重保障以
杜濫僞荅曰已諭○荅合啓曰已諭不允顯門事既以議處
允下則姑勿煩論可矣○甲寅傳曰今日收議不叅人員並
令在家獻議○兩司合啓三騁諜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
顯門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諫院啓江華府使遞差
文官差送事赴京軍官勿以市井人自望事荅曰已諭勿煩
○乙卯兩司合啓三騁諜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門嚴
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傳曰江華儲峙已散於趙孝南未赴
之前而至今獨咎孝南不亦寃乎此後收拾難責於孝南可
遞差其代勿論職秩高下極擇以送赴京員役擇帶事申飭
於各行使臣着令各別擧行而已自法府查點恐有所傷也
此意言于諫院○丙辰前典翰朴梓上疏大槩被人誣罔冀
察寃痛事○備邊司啓曰有旨下三道舟師巡檢使極擇下
送矣目今下三道凶荒太甚各遣一員廚傳供億其弊不貲
分遣御史巡審檢察似為便當如不得已巡檢使必為賫送

則兩湖一員嶺南一員發送以除一分之弊似當敢稟傳曰
李慶全都巡檢使差下使之擇差從事官三員一員則帶去二員
分送兩湖檢察軍務○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嚴鞫得情事秘
密事李顯門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右議政辭職上箚○
丁巳太白晝見○兼說書南省身上疏大槩被人誣陷卞白
寃痛事○戊午太白晝見○政院啓曰有旨義州府尹令備
邊司極擇有名望人議薦矣今觀備局薦望其間雜以無名
望秩卑之人而係是大臣薦選敢此封入傳曰知道仍傳曰
義州府尹以有名望之人加薦○己未兩司合啓三聘渫等
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荅右
相箚曰國事方艱此非休戚大臣自安遂之時也宜遵前旨
亟出輔予○司諫院啓曰昌慶宮之明政殿即景福之勤政
昌德之仁政而皆臨朝聽治之所一宮正殿各一而已今此
文政殿乃經筵引接之便殿其不可與明政殿並立為二以
參舊制明矣大槩明政殿地勢狹窄庭不弘敞比之他宮僅
成模樣今若分坐地割大庭並與正殿而東向之則是為正

殿而於義大舛也 祖宗立文政殿於正殿之傍坐向以南
柱制必方創爲一小殿別爲一所者非止爲便於儀處乃所
以別於正殿豈無其意而然哉况今重修舊宫不煩民力凡
所制度無侈前人結構已成將還撤移都監累陳不可大臣
亦言勿毁而天聽邈然群情愈鬱此豈但爲惜糜費愛民力
而已哉古人云不棄舊基又曰何必改作仰觀天象仁愛可
畏俯察人事民財已盡尤不可輕改舊制重困民力請勿毁
文政殿仍舊重新無廢後觀以紓民勞以荅天譴○荅李慶
全乞遞都巡檢使劄曰卿久勞于外不宜更煩而國事艱虞
知卿必盡心職務玆不暇論於獨賢須體予意勿辭往返○
荅司諫院曰文政殿方柱舊制與否未能詳知改以圓柱有
何重困民力之事乎所論太過勿爲更煩坐向則當參酌爲
之○庚申傳曰使施文用往觀 穆陵裕陵成陵形勢以來
○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以
正其罪事○兵曹啓曰大殿別監任敬信稱名人衣黑道袍
着黑草笠自仁政門出來現捉於本曹郎廳譏察闕內至嚴

之地變亂恣行所見極爲駭愕請令攸司推考傳曰允○司
諫院連啓請勿毁文政殿事○答合啓曰誣告反坐事既不
載皇朝法律則何可以一時論啓輕施反坐之律乎不允李
顥門事既令鞫廳議啓姑勿煩執秘密事參酌定配勿用煩
執○答諫院曰文政殿東向圓柱事自有都監勿用煩執○
備邊司郞廳以領相意啓曰江華府使就本司諸堂上所薦
十六人中九人抄出而權盼則無薦矣聞本司諸堂上中有
言雖再赴必此人爲之然後渠曾收拾而厥後散失之物必
能收拾云故並爲書啓之意敢啓○辛酉兩司合啓三聘謀
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顥門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
諫院啓曰聖批以文政殿方柱舊制與否未能詳知改以圓
柱有何重困民力之事乎向背當參酌爲之又以東向圓柱
自有都監勿用煩執爲教臣等不勝悶鬱焉 祖宗立文政
殿於正殿之傍爲一便殿其意有在況舊礎猶存基址宛然
方柱舊制明白無疑今若改以圓柱則建撤無常爲弊不貲
礎石亦將盡改爲役必巨向背若參酌仍存則柱制亦不可

輕改明矣請勿毁仍舊無傷先王之制荅曰已諭休煩○吏曹啓曰有旨尹時俊相避事及尹伋慎守武奪次及署經前相避呈該曹曲折自上不能詳知令吏曹並察啓矣自前都目政例以叅下官各歧仕滿當遷者相避啓請而初入仕之闕則似不得備望尹伋與判書臣韓孝純婚姻家相避而未及致察泛然注擬且慎守武未署經前呈該曹事只依近例驟然以改差啓稟而尹時俊相避陞品事慎守武奪次曲折非本曹所知矣傳曰知道尹伋因傳教擬授則相避不須拘也仍授可矣慎守武奪次事令繕工監更爲詳察以啓○兵曹啓曰尹時俊年少善騎射武弁中翹楚宣傳官箇滿陞出六品之後擬差分都摠都事矣似聞前叅議李穢上年赴京時奸黃州女妓或稱時俊之孽妹故席間戯稱叅議之相避叅判柳澗亦同叅笑談而罷曲折如此敢啓傳曰知道此非的實相避仍授勿遆○壬戌兩司合啓三聘諜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顥门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憲府啓曰相避之法載在祖宗金石之典近来私情太勝人不畏法以

顯有相避者瞭然注擬臣等論執非謂除授無承傳也非謂時俊爲㥘夫也當初除授別坐之教只是泛然指繕修監役官而已是豈直指有相避尹偲也雖曰賤娼旣已率畜則一父所出孽嫡非所論也此而不論則後日濫觴之弊必至於不可救請尹偲尹時俊並亟命改正荅曰仍授可矣勿爲煩執○傳曰施文用三陵形勢往見時禮曹堂上及性智偕往以看○癸亥兩司合啓三聘諜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憲府連啓尹偲尹時俊並亟命改正事不允○以兵曹判書初度呈辭還下曰當此邊虞孔棘之日主兵之官不宜久入令姑出仕察職○甲子荅領議政劄曰省劄具悉卿宜勿辭調劑善攝以安公私○兩司合啓三聘諜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憲府連啓尹偲尹時俊改正事不允○司諫院啓曰德源府使鄭象哲以年過七十之蔭官衰病已極當此邊塵報警之日北路要衝之地決不可付諸此人請遆差其代以年少有才畧武臣各別擇差數日內給馬下送荅曰徐

當裁落○乙丑太白晝見○鄭起龍上疏言事答曰省疏用
嘉憂國之誠當議以處之仍傳曰此上疏下備邊司回啓○
司藝朴弘道上疏大槩不幸爲奸讒嫉臣者所陷其行間於
人交亂之害可謂罔極矣臣所帶兼職乃是劇務並乞鐫改
事入啓答曰勿辭○兩司合啓三聘渫等嚴鞫得情事秘密
事李顯門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憲府連啓尹偲尹時
俊並命改正事不允○丙寅傳曰三陵往審時他處陵寢可
合處並詳問于施文用性智以啓事急遣宣傳官下諭于領
相○答右議政十五度呈辭曰國事孔艱予罔知攸濟卿以
喬木世臣況有同休戚之義何不諒予情乎目今天時向和
雖有宿恙自當差愈宜遵前旨黽勉以出少紓予憂○兩司
合啓三聘渫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顯門嚴鞫以正其罪
事不允○司憲府連啓尹偲尹時俊亟命改正事新啓推鞫
廳本非衙門之號又非私自擅囚之地只奉旨推鞫而已近
來禁府郎廳輩或多憑籍囚禁而其所囚者皆是微債推奴
之事本府堂上常常痛禁而猶不止日者憲府查考典獄署

囚徒則推鞫廳所囚者多至四五人所見極爲駭愕請令禁
府查覈擅囚卽廳一一罷職此外凡非直囚衙门而囚禁者
一切隨現重治○吏曹啓曰因前傳敎德源府使曾經之人
取考官案則自壬辰以後以文武交差而已酉年以下則以
文官連差矣傳曰知道遞差以驍健勇敢廉謹武臣擇遣德
源外他邑守令何不以武臣改差乎令備邊司議啓○答朴
承宗疏曰當此南北可虞之日主兵之官決不可遞易今姑
出仕察任待獄事完畢邊虞稍息後當副卿意○答府曰尹
佩尹時俊已論不允他餘事依啓○丁卯傳曰在外堂上武
臣急速召集罷散者亦書啓叙用事令該曹察爲○政院啓
曰北鄙之報雖非萬分警急憂情叵測在我綢繆之備不可
少緩而主兵之官因病乞解料理防禦主管無人以此軍政
日益疎虞人心日益危懼脫有緩急莫可收拾兵曹判書朴
承宗所患之證不至於朝夕難救則當此之時必已動念有
所覬畫於心者請別擇下諭強起察職何如臣等待罪近密
目見時事不勝區區之悶惶恐敢啓傳曰允○兩司合啓三

聘諜等巖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顗門巖鞫以正其罪事不允○司憲府連啓尹偘尹時俊亟命改正事不允○司諫院啓曰近来上而天變慘酷外而邊鄙多虞人心洶洶不知將有何患前二日咸鏡監司狀啓書目中老酋精兵無數出来云致令都民驚擾不定荷擔出城相継道路一番虛報猶且如此脫有警急將何以鎮定之而策應乎此正君臣上下恐懼交修以荅天譴廷續乃命之日而經筵久廢下情不通諫諍雖設言不見信循默成風國事日非豈不寒心請速開經筵頻接臣僚求言詢策以為　宗社臣民計荅曰近當調理為之○戊辰朴承宗六疏大槩病勢沉痼乞遆事○北道巡檢使李廷臣西道巡檢使俞大禎辭朝傳曰予當面議以送来月初三日後下往事諭之○幼學禹彌亮等上疏大槩亟治李元瑞罔上陷賢之罪一以定國是一以堲讒說事呈政院○司果韓詠上疏大槩亟命鞫廳諸臣速為議處以定國論事呈政院○司憲府連啓尹偘尹時俊改正事新啓允無故遆職及箇滿者交代未来之前雖在本任大小官事猶且不擧

況被論見遞者乎如義州前府尹旣被重駁今已遞推閑防
重地久無鎭守至如江華乃畿內之保障濟州乃越海之絶
域俱不可一日曠闕而當此南北可虞之時薦望封入累日
尙無發落請命速爲政事數日內催促赴任典獄署所上推
鞫廳令翔因徒因私事擅囚者多至四人署押各異則未必
一人之所爲而禁府査覈現告只一人令使此一人應在其
中而其三則必有其人禁府行首掌務都事自相庇護敢爲
僥倖之計物情駭愕請行首掌務官罷職更令從實査覈○
司諫院啓曰老酋兵勢近甚強盛出沒無常迅如風雨在我
陰雨之備不容少緩而我國之人本無長慮有急則驚動無
警則狃安西北防禦之策專委於庸拙文臣病殘蔭官置之
尋常有若無事之時豈不寒心哉臣等之計以爲北道則安
邊以北関西則淸川以北之守令皆以武臣有才畧者各别
擇送如或文官中有武才計慮者使之交差責效事請令廟
堂急速議處近來都監大將及中軍一時俱死統制使相継
暴亡至於文臣宰臣之卒逝非一二國家之不幸孰甚焉大

槩文武將相之材非一朝可辦必須精選預養而後乃可需用於緩急請令備邊司文武中可合將帥之任者會同僉擧以爲培養調用之資依啓○兩司合啓三聘謀等嚴鞫得情事秘密事李顗門嚴鞫以正其罪事不允○答憲府曰不允義州府尹等事既有前官則自當差出不可催迫禁府都事令本府覈啓處置○已傳曰可諱之事勿出朝報○兩司合啓秘密三事不允○司憲府連啓尹俔尹時俊改正事不允○庚午右副承旨啓曰統制使李英身死今已十二日而其代尚未差出只以中軍守營春汛方急翔封無人事甚虛踈極爲悶慮統制使即爲差出一二日内急急下送似爲宜當臣職忝色房惶恐敢啓傳曰依啓○禮曹啓曰今此冬至兼陳奏使閔馨男許筠等賫來 皇勅昭雪宗系悪名快辨先王被誣天語勤懇 皇恩罔極此實無前莫大之慶迎勅後告 廟陳賀等事似當次第擧行敢啓傳曰議大臣以啓○司憲府連啓尹俔尹時俊改正事新啓承文博士任叔英本以陰兇詭恠之人憤前日制科之教附會邪議譏詆君

父無所不至國人痛惋而近間又與不逞之徒揑造無形之言搆陷大賢極其陰慘前後罪惡不可不懲請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以正陷君害賢之罪○兩司合啓秘密三事荅曰已諭不允○荅憲府曰尹偘尹時俊等事所論太密不允任叔英事依啓 叔英博學工文為世所推嫉惡太甚慷慨傷世事常稱脚病前後庭論皆不叅且多聚學徒談論無所忌為時輩所仇時爾瞻等將建曹植書院於曹溪叔英聞而笑之曰曹溪立曹植書院則孔德里將建孔子書院乎時有人題詩於韓纘男家墻壁以譏其子頴講冒叅都下傳誦時人頗疑叔英所為故有此劾叔英黜居廣州江上聲名甚籍爾瞻等常欲以逆名陷之叔英不為懼曹溪建曹植書院盖取姓字偶同孔德里在京城西與曹溪相似故云

三月朔辛未備邊司啓曰安邊府使李時發則自前歷試西北重任備諳邊事定平府使沈彥明亦稍解武事雖非武官可以堪任此兩官則姑勿遞易咸興判官北靑判官鏡城判官此三邑以武弁中有勇略才惠字牧之人十分擇差以送爲當且韓詡以判官被論纔經一二年曾無履歷驟陞甲山府使家居有刃殺奴僕之事年少顚妄殘忍之人不可授以關防之任使僻遠重地入於其手任其殘虐並爲遞差極擇差送似當敢啓傳曰三邑判官姑勿遞更觀賊情處置韓詡仍授責効○癸酉禮曹啓曰迎 勅後告 廟陳賀事 議于大臣則奇自獻議依該曹啓辭施行無妨伏惟 上裁沈喜壽議 宗系惡名洗滌已久乃於己丑年大明會典須降時完了無餘蘊此即 先朝光國大勳所以增光前烈者也今此禮部覆題亦有業已備細昭雪炳如日星須給該國確如金石等語可見此事非始結局於今日也至如 先王被誣固可駭痛之甚而 天朝亦不以閑漫文字閒無稽不根之說有所致疑於我至曰更有何不白之冤

云云以此觀之則初不待我國之陳奏而卞誣已盡矣若以此
爲無前之大慶則臣未能詳知而旣蒙　皇勅之明降恩典稠
疊在外藩之道安敢有所輕重於其間也告　廟陳賀等事雖
依舊例擧行亦無所不可伏惟　上裁鄭昌衍病不收議大臣之
意如此　上裁施行○禮曹三堂上李爾瞻南瑾李瑗啓曰臣等
伏見領敦寧府事沈喜壽議多費說話掩蔽卞誣實迹臣等不
勝驚訝敢陳其梗槩焉今此卞誣之擧固出於不得已非敢好
爲不必爲之事也往在己丑頒降會典雖極昭雪而不料近者
乃有續文獻通考等十餘諸書傳訛襲謬愈出愈繁使天下耳
目眩亂是非蕃疑滋惑不知有會典之續修將以此爲傳信之
地若不趁此時更卞快雪則　宗系之謬弑逆之名將未免仍
加而莫白矣況諸書多出於會典旣錄之後而至有雖非李仁
人之子寔是黨也又曰　高皇帝深惡其黨以此見之則弑逆
惡名猶夫前也故於今番卞誣之奏歷陳前後曲折一以釋前
日之未盡一以防諸書之爲患其事情自與己丑有别矣禮部
覆題所謂炳如日星確如金石等語只言其前日辯究之意也

其末端又因恥作黨惡之後蓋被篡立之名惧蹈引倭之逆表
其文為恪恭請獻之臣無非自處于彝倫攸叙之國著書諸臣
先後物故書已傳播無從盡改但得明旨再須諸書不必更正
而自無不正也云云正為今日道也且　聖旨曰野史所傳原
不足據賜勅與王慰其昭雪先王之意　皇勅又有信今傳後
文獻足徵事果厚誣理宜昭雪晴為月旦縱屬陽秋等語則無
非力斥諸書之為害也至如全州望族高麗重臣恭愍被弑仁
人專命禑昌非類璘復不君革故鼎新有同草昧倭寇馮陵爾
父恢復釜山要害原非侵疆互市羈縻詎關誘敵有據以大書
特書無忝于祖廟禰廟等語宗會曲所未有而昭揭於今日者
也然則己丑以前之下誣請續修會典固一局也今日之下誣
即發明諸書亦一局也而今此獻議必欲以前後下誣合為一
局又捨　皇勅明旨及取該部覆題為飾者果何意耶矧我
先王被誣之事尤為痛愕往年雖見蹈於丁應泰之搆捏其媢
情詩酒敗度取侮招倭復地情涉騎戲割地互市緩期上表等
語亦應泰誣疏中所不道者也許多巧言醜謗狼藉諸快目不

忍醜口不忍言是亦已下於會典者乎血氣所生固當腐心痛骨辨覈下誣之不暇而今此獻議乃謂 天朝不敢疑於閑漫文字有若不足下者然抑何意耶以搆揑君父之書反以為閑漫文字則指何書為著實文字耶其所謂不待陳奏下釋已盡若不幾於無據之甚者乎噫杜天下諸書之害何歎於續修會典之載錄訟 先王無窮之痛寔異於前滌前代之惡名乎聖上誠孝格 天增光前烈痛下先誣 皇勅誕降聖諭勤懇寵渥隆洽異數曼越二百年來曾所未有而況禮部咨政府呈文以林居漫錄中爭立二字比之於宋仁宗放湘山野錄碧雲騢等書之汚衊其斥負華傳聞之失誤矣聖上禮義之不德剖付之意至矣盡矣凡我一國臣民莫不欣忭鼓舞佇見曠古盛禮而今乃獨以無前大慶則未能詳知為言臣等之意以為雪累世不明之系者 先王之既遂懇祈也洗 宗系未盡之淨篇下先王罔極之冤誣者聖上之益彰先猷也然則成始成終善繼善述前聖後聖其揆則一先國之舉今日之事均是大慶有何輕重之可論乎臣等待罪典禮素無識見錯認君父昭雪至痛

為大慶事啓請告　廟陳賀等事以後大臣游辭其罔臣等
之罪至矣惶恐待罪答曰大臣豈無所見而獻議如是宰卿等
無與相争安心勿待罪○兩司合啓秘密三事不允○司諫院
啓曰近来臺官論一守令必使本道査覈劾一庶官必曰詮當
發落上不信下下不盡言奸贓狼藉恬不為怪仕路溷濁而視
為尋常深居九重罕接羣工聡明易蔽情意未孚至於軍國大
事必洛僉議所當快施以示倚毗之量而三邑之擇遣武臣韓
詡之不宜驟陞寔出於廟謨之得宜而非徒不為嘉納又從以
更觀賊勢仍授責効為教萬一邊警告急雖欲更觀責効得乎
既不聽臺官之言又不允廟堂之議一向退托安於姑息天譴
於上而不知畏民怨於下而莫之恤將至於國事日非人心日
離雖有忠言至計將無所裨豈不寒心哉請信任廟堂允告謀
猷斯施無遺三邑守令擇遣武臣韓詡亦為遞差優納諫諍本
道査覈及詮當發落之教一切勿為以重腹心以廣聡明答曰
三邑守令事邊警未知的報農時守令先遞未安韓詡亦仍授
責効可矣不允本道査覈詮當發落事當參酌為之○甲戌晉

州幼學河鏡昭上疏請選用良將以備南北之不虞○兩司合
啓秘密事不允○司憲府前啓甲山府使韓訒遞差事尹侃尹
時俊改正事不允○乙亥答前日禮曹啓辭曰大臣之議不一
告 廟陳賀勿爲擧行○兩司合啓秘密事領敦寧府事沈喜
壽性本回邪濟以巧詐平生用心行事惟以反覆變幻爲能事
不識君臣之義尚在大臣之列凡遇詢咨輙生異論必欲壞國
事種種作孽爲一窠魔至如教人上章叢扁石覆甲之說及値
肆獄倡全恩護逆之論且飛書所親俘誣君父有士類滿獄民
在沸鼎恨不得作故等語其時臺評雖發聖恩曲貸正論不行
王法不擧獲保今日亦云幸矣今此三件被誣寔我國臣民窮
天極地之痛也 宗系之昭雪雖在於 先朝而黨逆之名尚
未快滌則 祖宗之羞辱猶舊也應泰之搆誣雖卞於當時而
諸書之醜詆猶且狼藉則 先王之冤痛益甚也不幸爭立之
說又出於負萃之漫録而罔極之惡名橫加於聖上之身則爲
今日臣子者其可諉之於已丑之已下文字之閑漫而不爲之
訟冤也哉馳价具奏瀝血籲天 皇恩隆洽 聖勅勤懇彝倫

攸叙昭揭 日星聖上天經地義之孝光前耀後之烈與 先朝
先國之慶前後一揆則豈非東方千載一時之大慶也凡在含
血莫不歡忻蹈舞忭賀之遑後而喜壽亦獨何心亦獨何見顯
肆邪論敢獻異議謂 祖宗之善不足云謂 先王之寃不足
伸謂聖上之痛不足恤既曰無稽不根之說有以致疑於我又
曰初不待我國陳奏而下釋已盡拈出不近之文字務亂遮通
之聰聽多費辭說暢騃無忌以聖孝為非孝以大慶為非慶掩
蔽盛德沮遏輿情甚無君父蔑公論之罪至此而無所逃矣請
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以絕邪論之根柢答曰已諭不允沈喜
壽必有所見而如是獻議勿為煩論○丙子金將男家內擲奸
○司憲府啓曰分兵曹佐郎金瀅門地卑賤且多悖戾之行前
為谷洪都事已有物論況此分兵曹清選累有極擇之教不可
以如此之人一日苟充請命罷職答曰遞差○兩司合啓秘密
事連啓領敦寧府事沈喜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事答曰已諭
毋煩以予之故大臣被駁豈非未安休煩可矣○丁丑政院啓
曰 宗系雖卞而黨逆之惡名猶在學誣雖雪而諸書之醜謗

尚存九有血氣莫不腐心痛骨幸賴誠孝格天克卞先誣 皇
恩隆洽 聖勅勤懇臣民鼓舞佇見曠古之盛事而異論橫生
大禮遽停舉國顒望歸於落莫豈不大可痛鬱乎告 廟陳賀
等事請依禮曹啓辭速爲舉行臣等職忝近密區區之懷不敢
不達惶恐敢啓答曰大臣之議不一何必强行停之可矣○兩
司合啓秘密事領敦寧府事沈喜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事答
曰已諭○戊寅戶曹叅議張世哲上疏請均民役裕國用○弘
文館箚子大槩沈喜壽之罪快從公論事○兩司合啓沈喜壽
門外黜送事○答三司曰只罷職勿復煩論○合啓秘密事答
曰不允之意已諭休煩可矣○司憲府啓曰今此學誣之快雪
恩勅之誕降 宗 聖天子曠古之異數我聖上光前之盛烈也
不但 祖宗陟降之靈感悅於冥冥之中舉國臣民莫不歡欣
鼓舞頒陳賀儀不幸因一邪議遽下停止之教不思所以慰
先后而副群情豈可使無前大慶掩置而不舉乎請告 廟陳
賀等事令該曹急速舉行且謝恩使之行不可不順付節使依舊
例特遣大臣事令該曹亦急速定奪答曰不允之意已諭休煩

可矣他餘事依啓○司諫院啓曰 皇勅誕降 先王痛卞我
國之慶孰有大於斯乎告 廟陳賀在所不已則該曹之請行
政院之啓稟良以此也況謝恩之行不可少緩作速差送明有
前例不可以一種恠論有所淹滞以稽盛擧告 廟陳賀等事
請令有司急急擧行謝恩使亦以大臣差送以副輿望以重大
禮答曰依啓謝恩使大臣差送事令該曹議處○答右議政鄭
昌衍十六度呈辭曰此非大臣辭退之時調理勉出毋庸更辭
○己卯兩司合啓秘密事不允○司憲府前啓尹侃尹時俊改
正事新啓楊經理衙門約矣投書詆毁朝廷被捉行刑罪人趙
吐里之同黨李春起者當初黃州官繫送時中途逃躱捕來
得令者捕盗廳因人發告捕捉於報恩縣監李揚休行廊則渠
之招辭隱接其家十餘年生長子女云為家主者雖不可謂知
情而聞見莫不駭恠請命罷職答曰已諭不允李揚休事依啓
○兩司合司沈喜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事答曰已為罷職不
允○庚辰義禁府啓曰李春起介叱同等自捕盗廳奉傳旨移
囚本府右賊人等在先朝罪名極重自本府推鞫事體不重請

三省交坐窮推何如傳曰允○傳曰凡官有身病則呈辭者舊
例也近日三司之員不為呈辭或上疏者比比有之此乃近來
謬例也今後身病上疏一切勿為捧入依舊例呈辭單子捧入
事申明舉行○禮曹啓辭傳敎云云告 廟陳賀節目則依
前例次第舉行而謝恩使自前隨事輕重而差送今番 皇勅
之降宗是無前莫大之慶則依 先朝差送柳㙉崔滉例差送
時任大臣為當而今無可遣之人一品重臣議政結銜近 勅
後二十日內發送宜當令該曹急速差出何如傳曰允使臣事
議大臣以啓○傳曰合司啓辭勿出朝報○合司連啓沈喜壽
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事不允○合啓秘密事不允○司憲府啓
曰王獄罪人保放雖創開於近日保放之後所當待命於當初
保放處不可任意擅離而罪人許國初與李顯門不測之說倡
和於泮宮之中厥罪惟均因一時病重得蒙保放而乃敢橫行
出入於畿甸之邑交結不逞之徒鼓動邪議無所不至為他日
基禍之計其不畏國法徑恣無忌之罪不可不治請命還囚依
律定罪答曰依啓○辛巳左承旨韓纘男啓曰凡罪人保放因

一時病重而特命非永放之謂也豈可使之任意出入有若全
然無罪者哉臣忝冒該房常招禁府都事係獄凡事屢為嚴飭
則都事答以晝夜不離譏察云云臣不能目覩而影聞豈知縱
賊橫行一至此哉所謂許國即謟尊君上之賊黨也至今不死
王法不行倫化已絶而許國之保放亦可謂天地間怪事奈何
身為賊黨而至於保放保放而至於橫行乎臣忝見臺諫啓辭
臣之不能檢飭之罪無所逃矣臣伏地惶恐待罪傳曰勿待罪仍
啓曰金吾郎之專察獄囚勿論保放所當檢飭有無逃日申飭
使不得任意出入而本府都事無意譏察賊黨許國恣行畿甸
之間極為駭愕請當該都事推考傳曰允○朴承宗辭職疏答
曰省疏具悉但此時決不可遞易今姑出仕毋庸更辭○幼學
崔起門上疏請亟行八道大同之役○弘文館劄子沈喜壽罪
快從公論事○壬午司憲府啓尹侃尹時俊改正事不允○以
趙有道為舍人柳淪為獻納柳忠立為輔德韓詠為文學李弘
燁為弼善李遠為濟州牧使朴宗冑為說書○癸未合司沈喜
壽事答曰已為罷職毋庸煩執○合啓秘密事答曰諭之已盡

毋庸煩軌○甲申合司啓沈喜壽事答曰已諭休煩○弘文館劄子沈喜壽罪快從台諭事答曰已諭休煩○乙酉右議政鄭昌衍十七度呈辭○吏曹啓因黃海監司書狀向前朴晉章初因監司狀啓既已罷黜又因監司狀啓旋復其官事涉顛倒其代業已差出狀啓內辭緣擧行安徐傳曰朴晉章仍任催促下送○丙戌傳曰權縉以勳臣久在近密盡心討逆以偶然妄作之事至於削黜今已累月放送職牒還給 縉少有幹辦之才爲人免險貪鄙 癸丑之獄擔當鉤距以媚主意交結宮禁顯行賄賂王惑之故有是命 蓋李沖李濵之類而持論與爾瞻大同而少異矣○以柳忠立爲司僕正李之華爲待教韓吸爲檢閱柳韓爲正言○丁亥繕修都監啓曰國有大役工匠催促之令不知其幾度而外方之臣略不動念視都監之令有若風聲之過耳無意擧行極爲駭愕其中開城府卜定石手畫僧通共數十餘名而無一名捉送行文催督不啻再三至於色吏推捉而每以一張文報稱頉不送本府以舊都雄府人物繁庶豈無石匠若干名而全然不送至於此乎况石工則皆是上年付役之人因曰

寒停後姑爲遣還二月初生使之起送矣至今不爲揩送尤爲
駭愕請開城府當該郎廳爲先罷黜以懲怠慢之習傳曰允○
戊子傳曰赴京使臣所當十分擇擬而以年垂七十多病衰老三
度赴京之人苟充備擬以致煩數遞易極爲不當吏曹堂上郎
廳推考以正二品官極擇並擬○以兵曹判書朴承宗初度呈
辭還下給傳曰近日非但有擧動獄事久滯尚不得決亦甚未
安今姑勿辭出仕察職○答右議政鄭昌衍呈辭曰予意已盡
諭之卿宜安心調理差可即出○己丑答吏曹判書韓孝純劄
曰予意前已諭之宜勿更辭調理而出○司憲府啓曰義州爲
府境連上國寔我國之西門物衆地大素稱難治而近緣唐差
往來沓報絡繹酬應之際撫御甚難苟非才兼文武有計慮者
則決難臨機而善處矣伏見備邊司諸宰所薦雖極一時之選
而不無望輕秩卑之人混於其間取前薦中別加精擇若干以紓
聖上西顧之憂請令備局更議施行答曰當量處○庚寅四方
啓辭若下塵而○壬辰兩司合司沈喜壽事入啓答曰大臣罷
職已重豈可至於削黜予且 先朝大臣相繼被駁豈非未安

休煩可矣○弘文館劄子大槩沈喜壽快從公論事答與合司同
○司憲府啓大槩士大夫家屬出城者令五部摘發重治事答
曰依啓○癸巳繕修都監啓曰昌慶宮營建時所用雜物上年
十月分定于各道以正月晦日內上送之意即爲行移其後行
文催促不知其幾度而各道一向緩慢無意擧行以致所用雜
物將至乏絶極爲駭愕不可不別爲嚴督請慶尙洪江原黃
海全羅等道監司並爲推考傳曰允○右議政鄭昌衍十八度
呈辭○甲午王命性智施文用等相擇新宮基于仁王山下王
納李懿信之言將營交河新都而衆論俱起故未果性智施文
用等知王有窮極土木之意密白仁王山下可營宮闕王大悅
即命相基李爾瞻密白若停交河之議建宮於此則民必子來
矣時羣臣方爭交河事至於仁王之後則不復爭矣○領議政
啓曰今此仁王山下相基之事事體重大實未知其言之無欠
與否而政府只有臣奇自獻極爲未安左贊成朴弘耉乃是觀
象監提調使之同參爲當敢啓性智狂僧也自言能解地理方
書而目不知文字以譸蓋論風水其言不依古方怪謬可笑乃

倡言仁王山石山突起甚奇又仁王二字乃是吉識若王者居
之曆數可延而太平可興又曰國初卜社稷基于此當時術士
必有意見宜遷社稷於池所而卜宮其址君欠享安則社稷亦
固當遷何疑聞者大駭遂卜基於社壇墻外先是社祭飯甑自
鳴聲聞一里未幾卜宮壞墻拓址人以為其應仁王釋迦之美
稱也山舊有仁王寺故名性智寄葬其母骨于昌原安骨浦佛
母洞曰吾後身為佛浦洞名皆先兆也蓋洞本名火池乃爐冶
之異名也洞舊有鐵鑪故名火池與佛母俗音相似故幻而稱
之性智不曉方書故文以俗說皆此類也○乙未傳曰繕修都
監郎廳監役官付宗職事傳教已久而只尹侃外別無舉行若
經速待闕舉行事言于吏曹○兩司避嫌大槩性智等將沈喜壽
罪狀合司論列已逾再旬非但天聽愈邈及下未安之教不可
仍冒厚格物議請命罷性智等之職答曰勿辭○答韓詠疏曰
省疏具悉當留念而議處焉仍傳曰退刑事議處○以李繼祿
為舍人李尚恒為司書李挺元為副應教○丙申司憲府啓應
教朴鼎吉問事郎廳故落深沈二字罪抗非收職牒進來推考

啓照律○丁酉大司諫鄭造司諫尹訒獻納李昌廷正言柳辭
啓曰臣等伏覩再昨聖批以尹英賢見嫉於人無故失職爲教
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頃於沃川郡守署經之時物議皆以
爲英賢曾與朴振國降附逆賊臣節已虧至今尙全家荷生成
起廢補官猶不悛改到處貪縱略無顧忌前後臺評寔是自取
國人之憤久而愈激三度越署出於公共之論渠之失職豈曰
無故亦豈曰見嫉小無一毫私意於其間而聖教至此責在臣
等何敢自以爲無失而偃然仍冒乎請罷臣職答曰勿辭○己
亥政院啓曰保邦無他唯在於鎭靜民心而已夫下民至愚易
以煽動若不鎭靜之則必至於渙散而思亂稽之前代梁民之
不樂外寇麗民之欲其寇至亦足鑑矣嗚呼天不愛民荐降凶
歉瑣尾之歎八方同然至有不堪飢苦忍以自縊哀此無辜旣
無恒産寧有恒心加以近日天之示警旣已慘矣經亂餘民妄
徼吹虀慄慄危懼了無自安之計民心動搖亦已極矣臣等目
覩民心之如此每慮外侮之或乘不意北報譌播遠近驚動浮
言一唱都中洶懼大小之民鳥散魚駭加以仁王山下相基之

後民心益搖不可收拾占垣之內民家甚多遷徙無所者號哭載路扶廠勢若强奪人家自上雖下姑勿驚動之教既曰宮基民不敢居愁歎之狀罔有紀極若官薮賣市廛之民膏血已盡將至散已噫意外而遠方內而都下民心之驚擾怨咨一至於此土崩瓦解之勢迫在朝夕脫有警急則誰使親上而死敵乎伏願殿下引接臣僚屢賜咨訪民生之疾苦使得面達上下之情意俾獲交孚不爲雜術妖說所撓永寢離宮之命量許薮賣以充谿壑可減之緣特蠲其目可罷之後特寬其力使東作之民無失其所則慰悅民心莫外於此乎民心既悅則邦本自固而國勢安矣且用刑之道貴不留獄今若王獄罪人乃其已完之餘而彼保放者特未專放耳有罪則當刑非辜則可釋而淹滯至此今雖判義禁以病不出自有他堂上伏願殿下特速命完獄不勝幸甚臣等目見天災民怨不敢終嘿惶恐敢啓答曰啓意具悉當留念而量處焉時奴胡責我開市故有薮賣之請又速累罪人情宗顯白無據者例以賄賂保放保放既久又納賄然後特放獄事之滯以此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一

(B)
732.55
4724
[v.17]
no.22
0248780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22